

也亦可謂優于持盈達于涉世者矣且夫和平安樂之音盛則奔趨覬覦之習息奔趨覬覦之習息則人之于生將無不遂其理矣然則遊觀之所燕樂之事其亦烏可以已也夫

贈曾文哲行醫序

疾病之于死生亦甚大矣而吾則以醫適司其壽夭焉苟未授以七劑則生死蓋尔也勺合下于咽生吾生死吾死矣可不慎欤或曰無乃識之未至辨之未精更之未熟故為若是惴然乎曰譬之于兵之危事也昔李廣將律甚疎略然未嘗遇敗程不識夜擊刁斗治簿書及明亦未嘗遇敗然則寧為程不識毋為李廣此余每欲為業醫者言臨川曾文哲以詩禮之餘而頗好方因書以遺之

弋陽縣阿里公宣差詩卷序

至正四年之秋西域阿里公受命于朝來監信之弋陽縣公世

居燕南以孝友稱故御史李公某學士賈公某叅政蘇公伯脩即中王公某或詩以美之或文以紀之前乎此嘗監之膠水有惠政其民述而刻之石今茲益以是理未幾而邑人歌詠之者復盈耳而載路頌安仁之于弋陽也壤地相接聞而知之亦不能已於言者桂君才甫集而次焉何其聲之似弋陽也由其風于人者易而速故其形于音者皆諒而和論語曰惟孝友施于有政其阿里公之謂矣

送徐學正赴靜江序

至正甲申之秋八月郡人徐君繼安捧廣西連帥之檄將往正靜江之儒學以書來曰僕與子生同郡也子之言贈夫人者多矣願僕適有茲役勉其所不逮資其所未聞豈獨靳于僕乎敢以為請且四方之先達亦有以教我者用繕以俱余讀而愛之若蘆山杜君某會稽潘君多吉同郡揚君聞翁皆佳作也信乎



君子之有所譽處乎然吾聞儒者之道正已而人自正初不在于求正之也且是非之不辨也久矣正其大毋汲汲於其細正其心毋屑屑于其跡可也矧庠序之間于洋洋者皆冠服儒也其所誦說皆孔子也今子以孝友之資逾壯入強艾之齒一筮仕而官則文學職則糾正地則又在海隅淳愿之俗夫如是有其寔而不為虛位也必矣

贈長湖寺上人序

安仁之南有寺曰長湖其棟宇歲久且圯頽僧食無贏不足以役土木不免勾財于四方之好施舍者而葺之至正甲申之秋有文上人者將曳錫持鉢毅然以為已任且祈翰林倪公疏其志復為文以寵之其所以稱道上人者既甚詳且信而復來徵言于余吾聞四方之風與人之情其嗜好亦或有異吾徒手而財于人有得有不得矧山川旅瑣之况飢渴勞苦之情惟其忍

乃有容惟其勤乃克集事惟其公乃獲施者之樂舍是吾無以美于是乎書

送鄧子方遠遊序

上清道士鄧子方屢以書抵予謂將遊乎四方而需予言也余曰夫士之遊者非一端志于功名富貴者豈待輕重于吾黨之空言志于貨殖者則又何俟于言故諾之幾月而不能措一辭子方豈不以予為有難色也乎蓋余之言夫人之遊者亦多矣使其義同言所以不再其語熟文不足以行遠矧子方既不為功名富貴遊也又不為貨殖遊也然則苟不求高人勝士縉紳博洽以新長其聞見是為徒遊子方神氣潔清為名族之子為良師之徒又能吟詩能鼓琴能竹石且有道術能禁妖怪已入疾疢其必有遇合而及于物而不為徒遊也審矣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類

送魯志敏北遊序

樂平魯志敏甚好作詩嘗過余出其編余讀之有以深見其工且勤也它日又來曰吾將泛秦淮過黃河東登泰山北走京師庶以昌吾詩乎余喜謂之曰文章之高下蓋係其志意之大小志意之大小又係其耳目之廣狹方今六合一家光嶽之氣全政教之具修子能不遠萬里周寒暑之變更歷山川之夷險其間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則亦何限矧今措紳之在館閣者皆極天下一時之選又能求而親薰之是則承乎松柏近乎芝蘭者必將浩其胸中源其筆下如出雲如涌泉如玉之有輝河之有潤過之不可修之不及其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因舉酒為別且曰子之歸吾能俟子于洎水之陽解



其裝讀其詩苟或不如吾言有如此酒至正辛卯七月作

薛玄卿詩序

上清外史薛君玄卿林下之秀敏卓犖者也早工于詩四方傳誦有集學士揭公曼石為之序黃公晉卿復序之僕亦嘗以數語題其後君之居山也名人勝士來遊者未有不與之尊俎傾倒且以翰墨相歡而去他日忽手足左痺不用僕候謂之曰夫造物者其欲廢我耶吾從而廢之若我何苟不肯廢其所廢是獨欲迤天者也迤天者謂之病、既而葺其以風日清美時輒肩輿造鄰室遇酒必醉遇飯必飽且賦詩為行草書因喜曰其無乃能自造于安順之域也乎吾奚疾哉吾固瘳矣又他日痛飲而逝其言行其先世其州里其卒葬其錫命于朝而主名山川之祀事自宜有措紳先生之素者書焉而其郡人張率孟循復賦詩以哀惜之而同賦者若干人余因得以叙其卷之首乙至正

贈李志堯序

余之姪志堯製煉諸品丹砂其法蓋得之于趙養直先生先生奇偉磊落人也幼出家着道士服多伎術尤善製煉金石以療夫疾患沉痾者是以志堯北面而師承之古今天下之間大而理道細而巫醫百工皆貴于得所授受今志堯可謂得所師矣雖然無苟成必也備材而擇良無強售必也有微而人自求蓋人將以信其師者而遂信之可不勉歟三月正丙戌作

贈姜永吉學醫序

臨川姜永吉來問醫于余、笑曰子之郡中及傍郡以是名家豈少余道聽而不習于故汎采而不由其統應于人中者或一二而不中者恒八九顧予安足問哉巫醫百工雖非士君子之所先事然皆道也象山陸先生曰主于道則欲消而藝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今永吉儒家而不負其所主者庶



幾多于道乎吾姑與永吉商確乎此可也况醫者人之司命宜安雅宜詳仁勿遊視而易勿駕言而輕其立志也欲堅其培基也欲厚則不患其不成矣秋九月作

王伯衡詩序

某年王伯衡由國學積分就試禮部登第擢為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明年某月將之官鄉里之姻交咸賦詩以榮餞之上官友蕃集而成卷因為序其端曰署丞者古春官宗伯之屬尊神明嚴祭祀帝王之首政也故凡公卿與執事于其間者率隆道德而敦詩書今伯衡以方盛之年習于成均首擢禮官出而為劇郡大邑能不忘恭敬而和其民人吾知禮樂之林所由來者也

安仁訟決詩卷序

詩之有美刺由其事之有是非也然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當是時亦豈無詩哉美刺不當雖詩猶無詩也某處趙公天琪來尹安仁逐吏卒之濫入者不得跡于公庭葺館舍之係官者不以勞乎民力徃役之籍據之而弗搖寂寥之士禮之而不忽同僚或忌之因其釁隙之微而適有疑似之端聽讒邪之說而成傾覆之謀遂構大訟逮繫數十人閱數月而未決無何而新太守下車而是非較然以明邑人之能詩者皆欣而賦累數十篇未已也僕聞意苟欲傾夫人者必先自傾者也人之言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苟遂吾意大失吾心况其有不遂者乎是故信道之君子不間于高卑貴賤必當先正其心正則意不妄起位乎民上則哀矜惻怛亦何敢竊國法而輕重市利之又何敢不欲于己者而施諸居乎四民之中謹身節用以服事公上亦何敢持議吏治短長故曰官者無失其為官也民者無失其為民也故貴者敬其位而安賤者敬其身而安上下相安則



禍敗何自而作今上仁聖無終食之頃而忘乎四海之民選擇于千一而韓侯來泣吾饒不旬日而舉措如此其公且正吾饒之人亦何幸欤且是詩之作也有慷慨奮厲之音無怨懟迫切之氣吾將見大夫之政成邦君之教敷而一郡一邑之俗日歸于和且厚矣于是乎書

跋彭南溟行卷

繪人之形似者世謂之傳神吾嘗笑曰神無方果可得而傳乎天地萬物皆傳吾神者也何事于丹青或曰寫真又笑曰真果可得而寫乎苟以此為真則所謂偽者安在南溟彭君業是伎遊江湖名勝間盖有年他日過余又笑曰苟如吾云則子之伎將不售矣古今天下之間有功業于一時有道德于其躬有惠利於無窮而声光不能使人忘者則人思之思之則願見之願見而不可得其肖如親薰于其生若然則丹青形似是亦不

可無者也至正丁卯二月作

舒氏族譜序

邑人舒暘東賓增脩其族譜持以過余因謂之曰譜之脩尊祖宗序親疎辨陰殺右賢德述貴顯詳昏嫁嚴死生尚敦睦此古今天下所同說也興替不常世固有乘軒服冕之家不旋踵而輿臺皂隸者耳舒氏居碣石下將十有三世矣雖無赫于其前亦無栖于其後世復有能脩其譜而亦有足書者焉斯亦可以為美矣著姓大族何地無之不幸而有不肖者生則執筆者將恥書彼亦或惧不得書然則譜亦不為無助也乎至正丁卯作

張伯遠詩集序

僕兒時聞諸父間言伯遠能詩其後侍叔父貴池公誦其古意卒章云萬里有征人九泉無戰國錢塘觀潮詩卒章云死不



子胥生當隨范蠡時雖不深解心竊以為好也稍長頗亦從事  
乎詩相遇必劇談終日至夜分不休或聞鷄而寢或東方忽白  
竟以不復寢也伯遠每曰詩之流固尚矣而世之言詩者孰不  
近曰李杜徃、隨声而和逐步而趨今吾之詩非不以李杜為  
師然非李非杜殆吾語而已矣不知者以其言為狂誕知之者  
盖信其深有所自得也故其做古多深沈不浮其大篇多豪蕩  
變化其律多穩順切寔雖出于資過乎人抑亦平生盡力窮神  
之所及欲間有所自喜自許者直謂不敢多後于古人而人亦  
不以為誇至或分題賦物非傷于巧則病于淺斯亦其放浪以  
詩為諧譎然也其仲子所緝為若干卷傳之四方宜有賞者僕  
不足以盡知之也伯遠于人文章評論取許最公雖子弟日課  
苟有一言之善輒記臆稱獎不已他日相見或先為誦之又  
能傍通陰陽家言惜乎其老死于丘壑而無所遇也伯遠姓張氏

諱立仁世為番禺詩書家云

送高希顏入京序

余兒昔亦頗志于遊嘗慨然慕司馬子長之汗漫既冠家甚貧  
親且老遂汲、于旦莫而不免為童子句讀師因自歎曰造物  
者其枯我乎久之而親益老且病喘、馬不忍一日別膝下未  
幾而吾髮種、而吾目荒、嗟乎今吾親則既沒矣向之種、  
者花而白矣向之荒、者甚而為空花矣由是則苟有告吾以  
遊者則必欣然為之言上饒高子謂將浮錢塘踰大江而自達  
夫京師幸一言壯之予曰子之行宜矣親康健而家粗給也且  
子年甚少于我也子之才甚通于我也年甚少者役不勤才甚  
通者適于用是行也其將有所遇乎其將有所遇乎

送朱元善序

夫尉于一邑雖末僚責頗重何者作姦犯科之民尉職捕而聽



其初辭初辭而情則其刑也不寬然古之人不貴于得其情也  
貴于禁其為非者也尉也者職最專于民為最近非禁其為非  
者欲吾嘗謂苟有竊雞狗之微者吾必甚痛之是教其不敢竊  
牛馬也平居無事之日勒群卒費屢旗幟設而不張鉦鼓具  
而不鳴厲戈露刃索弓矢以耀境上使見者怵然聞者惕然向  
金華胡公長孺判奉化州時至則籍其善盜者他日召而詰之  
曰吾聞若不耕若不藝若不負販不庸若何以食父母妻子乎  
懼之以律開之以善或為假貨富盛使生息之復曰若不吾從  
苟有失吾必意若吾先問若矣是蓋保全暗愚之義也况今詐  
偽日滋尉亦豈易能哉彼固有怙終者有劫脅者有誘者有饗  
且偷者有飢寒者彼死亡安所恤哉士君子苟得位宜盡心焉  
善刑之蓋不若善防之善防之又不可若善導利之臨川朱君元  
善以其先公之澤尉南易府鎮平縣元善蓋世卿之子孫而資

又好方常已其州閭鄉黨疾疢者必其心之慨然恤乎人也與  
以方已人不若以政正人也抑吾又聞河南北之盜善騎射出  
沒大川廣谷間或偽軍行歷邦邑人疑不敢誰何又非若狗鼠  
為也今朝廷法令嚴安有是設有元善或弭之或執之其方略  
必有素矣里人俞芾其壻也集江東西之賦其行者無慮數十  
首而請予為之序予知元善之個倘也輒以平日之欲告夫人  
之為尉者書諸端云

賜養晦針灸序

醫之道針灸為最上邪之所舍可以立出豈必若湯液多品大  
劑久飲乎余嘗願求天下之名針灸者而受其法歸而施之  
于農圃細矣無以資夫藥食者于已不費于彼速已然駸而  
老不能償此願也余于紫雲山中道士方養晦初得法于天台  
桐栢宮沈君既講明于漆園羅君辨經絡之始終論氣血之盛

夫



衰為甚詳猶以為未足將復遊四方求賢于已者即而師友之  
嗟乎人之于藝不貴多所貴者精也養晦之所能已州里之所  
鮮能又欲徧叅而悉究惡乎而不精用之于貴富故有以報施  
之農圃細夫無以資夫葉石者願吾願雖不償而為余償者未  
必非養晦也

送東山寺昭上人

至正辛卯五月丙辰作

臨川東山寺昭上人謂將浮彭蠡登巨廬遊會稽天台過度嶺  
入巴蜀願賜一言以自厲余老且病不樂于言語文字久矣然  
頗聞浮屠之遊願其立志何如耳苟以為吾既削髮方服離親  
戚絕嗜欲逃幽閒所以樂其教也樂其教則思所以明其道明  
其道則必求其師與友求其師與友或以州閭鄉黨為未足然  
後奔走乎四方名山大川之間犯寒暑忍飢渴勞筋骨歷歲時  
所甘心蓋必逢其人焉逢其人吾既能虛心而請之又必當強

力以事之心不虛則縱言不入吾耳力不强則勤怠作輟矣是  
則吾遊之義也苟非出乎此惟事乎登臨之美觀覽之廣交遊  
之多賦詠之工是謂外遊祇益自累而已矣上人曰然于是乎書

恒菴銘并序

曹鐸叔振居于上饒龍虎之麓前臨溪流予嘗維舟溪上甚清  
烟可愛也叔振秀而端疑家無餘資而取嗜學闢一室日讀書  
其間而自扁曰恒菴番易李存嘉之為之銘曰

厥生之初其誰不恒七竅既鑿群邪以萌德豈二三或乃千  
百偶遇一者執而為賊吾恒匪石義有轉也吾恒如席可舒  
卷也否固承羞求深益凶得其所恒收恒之功曹子闢室而  
扁以此無冬無夏左圖右史高波覆舟勁風退飛有始有卒  
君子之為

贈何伯度序

至正己丑



上饒何伯度嘗携書過余竹莊之上余適有宗家疾病扶持之事不能與切磋今忽復來深知其用志于學者願吾老而無所成不足以益伯度然吾聞學有古今為已者古也為人者今也為已即為人或不復為已矣今國家以科舉取士吾子先脩其行見信于朋友見稱于州閭鄉黨明聖人之經使積于內者先自充然則發于外者後必燁然如是而學則古今之道備矣

贈何環王詩并序

臨川何環王者嘗遊浙江之上得醫術以歸試之良驗其祖大抵張長沙前輩云仲景之治傷寒其聖矣乎其論汗吐下之法有正發汗者有和解之者有尺脉不至而未可汗者其審不輕汗蓋如此則吐下亦然恐後世人用此三法未能消息其詳而且精者余每疑之醫者人之司命今環王有師傳更能盡其間隱日入于高明而無所失也必矣因贈一詩

吾雖老縫掖每喜論醫事兀兀山中<sub>居</sub>榮無所試何君方壯年得法自荆水家居師峰下隴畝多壤地看杏成林百年有餘美

往上人詩卷序

邑之東北為廬山其陵麓深邃原隍衍沃余大父皆葬焉山之既為僧寺宋侍郎湯公季容尚書湯公伯紀嘗築室于旁而扁曰迴菴暮年每來居之有老僧間為余言曰二公留菴中時並無長物唯一奴危坐清談或終日或分夜二湯公當時名縉紳也晚乃樂處乎此非其境之勝則其僧之有足語者欽今往上人年甚少好讀書余歲時省墓必從游殘山剝水間屬厭而後別余亦欲從渠借半室下一榻庶幾乎如二公從容者願余何人不齒于鄉里不登于仕版非有博聞備述之名而自遜非有蒞官為政之勞而自休亦何敢影響彼君子哉但劣深即幽



玩清泉蔭嘉樹求所以自前自拔者則雖古聖賢未必不吾與也而上人忽一日來謂將杖錫以遊邑大夫士咸賦詩以相與累數十篇且徵予序余曰吾方欲入山而上人乃欲出山何也因相與一笑而書諸端云

贈慶上人遊廬山序 至正丙戌

廬山之勝甲東南其間仙佛之舍無慮數百吾嘗欲一遊或一年或二年三小大將無不歷昔賢之所未及吾更及之所未詩文吾更詩文之其好事未必不能飯我宿我也然壯時則親老親沒則婚嫁男女婚嫁甫畢而已自老且病矣每念之若有逋負然今慶上人將以明年春杖錫而行上人無父母妻子之累而春秋方盛窮高涉遠皆易也白雲吐吞瀑泉怒流且緩歸遍歷更求先達者而叅扣之心目之所得吾他日一叩焉是則吾遊而已矣

川

半峰閣詩卷序 至正甲子

羅首山在臨山境上而適當安仁縣治之前平曠百里之外卓然如筆者三聞其下為僧寺長原深塢清泉老木良田深地可居可遊者甚多也嘗欲一遊而未能時雨之霽青在窓牖間雖老矣終不忘于一遊他日盛上人携詩一卷來謂于寺之東偏構一閣而其山雖相去不六七里而朝煙暮雲恒見其半故自扁曰半峰縉紳先生名勝之士皆賦詩焉余取而讀之咸佳作也令人卷舒不釋手閣中之趣不竟盡在吾心目中可謂無杖屨之勞而有登覽之樂平生欲遊之興庶幾其酬乎然吾又聞山中之人多好事餘飯足以及客頽老脚尚健盛公未宜以此卷止吾來也因相視一笑而書于卷端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傳說銘

徐氏節婦傳

信之貴溪縣下塘里徐紹仲妻宋氏年二十有九而紹仲卒有子三人長震九歲次秩六歲次石二歲既三年親戚或風之他適宋涕泣曰吾子雖幼姑且老吾豈敢有他也乎由是事姑加謹子且長則擇師教之今皆振然有可見而士君子願交者矣咸謂天之所以報于有禮其若是昭乎或又謂此蓋人之常分然則柏舟何以有詩且凱風雖七子而猶不能安其室孰謂世久衰俗久下而可以厚誣也是故國有旌典所以勸也顧閭里之譽美其獨可以已也乎宋名某字守卿云

牧鳧即傳

牧鳧即者蓋不知其何姓名日牧鳧于東陂之上有過而問焉



者曰牧鳧賤事也而子獨奚樂哉牧鳧即啞然笑曰子尚足與語牧鳧之事之樂乎哉吾目焉惟吾鳧見也吾耳焉惟吾鳧聽也吾竿焉惟吾鳧朝也吾杓焉惟吾鳧莫也亦不知吾之牧鳧鳧之牧吾也而子謂我奚樂哉遂長歌而去歌曰

牧鳧于渚鳧翼滑朝之莫之曷不我與牧鳧于澤鳧音格格莫之朝之曷不我得淵乎斯我之求乎愉乎不知歲之道乎

慎獨齋銘

獨者何我是已日之中水之止焉用慎乃糠粃世久降偽妄起喻如家還萬里死不歸亦可恥哲人言聞瞶昧策雖在信者幾扁乃堂洞厥旨慎無慎斯足美

胡子泉字說

臨川道士胡原從其郡人危太朴游而太朴字之以子泉余曰

深哉廣乎危子之字子也夫泉孕于山谷蟄于土石而義不主隱發乎竇經乎溝而世不病其污消乎其若稚涌乎其若狂遇坎而洄得洄而停井之若拘而不怨瀑之若顛而不驚濺之而為珠璣噴之而為霧雨不舍晝夜而不辭其勞澗及萬物而不居其功臨之以臺榭來游來觀而未始有所喜也殺之以穢惡以滋以溉而未始有所怒也蹄泔也禽獸飲之而弗辱濤瀾也魚龍舞之而弗榮不自有其明也而鑑別妍醜無或少忒不自多其能也而滌濯塵垢無有弗潔滔乎為河為江而不見其肆也涵乎為湖為海而自不知其止也是故泉者水之微也水者泉之著也故曰探理之机先觀其微得理之裕方玩其著雖然泉之變多矣而性則本于無為泉之用大矣而德則在于不已惟其無為是以不已宜乎孟氏之言曰有本者如是故善觀于泉者必其有得于本者乎不然則泉自泉而人自人也



雖有其字夫何與之有

清寧齋銘

分而言之清寧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只是自己子苟不信有如溪水

倪文寶正心銘序

上清倪生文寶居于龍虎山之麓業于筆三世矣臨川東白鄧先生扁其肆曰正心蓋有取于唐柳公權以筆諫其君者也番易李某銘曰

柳公之諫也善書之道鄧君之扁也製筆之理製筆而不正其心不員不健善書而不正其心必偏必倚必倚者字不逮于古不員不健者筆為人所棄其事雖殊其理不二宜夫古之人因斲輪而笑讀書因解牛而知夫養生之旨也

克己齋銘

金谿劉君名有字君良以克己扁其齋其無乃有志于為己者乎李某為之銘

己本無物何所于克朴散習移有蠱有蟹千一其拔夙夜厥思曰善曰靈胡乃棄而生知蓋冥理有先覺致其求與飢與渴若狼苗之耘塵鑑之洗雖則云克猶于己八荒六虛安所底乎有力弗及斯顏之徒

止止寮說

徑上人好讀他日過之開軒而席臨流而茶因取莊生吉祥止止之言而扁之曰止止寮上人請發其義余曰天也地也一日而百千萬年天地止也日月也寒暑也亦一日而百千萬年日月寒暑止也山之止精氣聚焉水之止為湖海焉雲止則雨風止則霽也故曰馬不止死骨筋人不止死其神夫懂而朝逐逐而晝又擾而夜雖寐或駭而汗或噉而寤或笑或泣或展

書



轉而曉不交雖死也或不食而視或附物而妖無他是皆不止之故也然則果何由金珠可以豪我也穀粟可以肥我也甘鮮宜我口也輕暖便我體也其不止也固宜曰若子之言衣草子食木乎土處乎無所事于其上無所役于其下乎曰非兀、以朝夕也非束、不出戶庭也用于日吾有分也終于身吾有分也囿于分則止越于分則不止子果能止乎止于彼不止于此非止也止于少不止于老非止也止而又止真止、矣雖然無迺與取字之義不得相牽引乎曰徑者直也止則直不止則不直吾子釋之徒也去髮而方服離親戚而就師友苟不止將何為

素籥子說至正庚寅夏五月十五日作

龍虎山中道士祝洞天簞笠而芒屨背有負囊手有植杖過余而言曰吾以素籥子自號蓋取諸老子天地間猶素籥之言因

謂氣生于虛素籥者鼓之而有歛天地之間吹萬而生吹萬而死古、今、無窮期也然人當疑亦疑不知有鼓之者與、其評辯于天地之後孰若忘言于天地之先其果猶素籥欬其果非素籥欬今吾子行諸洞天雷書可以時雨暘可以禁劾鬼物之為民物害者其用心亦勤矣老子云天法道、法自然

清修齋銘正丁亥二月乙卯臨川高植作

老子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不如清脩君子食而知其味視斯明而聽斯聰然則何以謂之清又若何而脩曰無欲為之宗是故聖賢者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而形則與槁木心則與死灰同也

居敬齋銘

我本敬何庸居客他鄉欲所驅苟知非問歸途日、行勿斯須久則安聖立夫視吾齋扁不虛果能然孔之徒



吳氏子蘭字說

吳君才甫冠其仲子蘭賓余而請字之且曰斯子也生六日而母亡聞古之人有丁蘭也者早失母象而養之加于生蘭其如蘭乎故名余曰懿哉君之名子也我則亦有斯隱也請字之以思苟思之惡在象不象也象以外思以內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尔而思也則尔母不死也矣使尔不思也則尔母死也矣思之為義大矣哉然則思之將若之何曰報之報之將若之何曰受而全之敬而歸之而已耳是故物之戾乎人情也者孝子弗為也嗚呼江河可遷塞也金石可銷毀也吾與尔之生之思之隱有不可窮焉矣也遂垂涕而書之

恒齋銘

恒之為德古亦罕見南人有言洙泗所善毛子孺者而游于醫以是扁齋其心可知二三之徒願我先病寔：虛：生死誰柄

得失窮通不變不遷雖已尔疾亦全吾天毋徒其名毋但殿始尊而終之是則尔智

守玄齋銘

高城深池固乃社稷重高壯鑰保乃金壁玄果何物而尔守之守之若何為抱為持老氏有言上德不德烹彼小鮮以治大國無玄之玄無守之守青山白雲孰匪我有

曾觀過字說

臨川子曾子之字曰觀過其君子矣乎然則過若何而觀懂：乎其往來紛：乎其酬酢吾恐不能觀也必也收其放操而存如水之止如鏡之明而後萬象莫之能逃然則過有小有精粗雖聖賢不能無改之而已矣字而弗觀是謂徒字觀而弗改是謂徒觀

說學齋銘



臨川危太朴游京師承旨朶兒只班公築室以客之學士清江  
揭公扁之曰說學齋他日以書來命記于番易李其願卑鄙且  
衰老豈其任昔危子之行也徵言者一再卒無以為贈甚自愧  
今不欲復姑其意敬綴數語以寄勉之其辭曰

匪生知必由學務真寔焉表裸孔子好顏氏卓哲之詠輿也  
約俯仰間無愧怍果能然胡不樂

陳彥清兄弟名字說

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頴彥清次東彥方幼辰彥良他日頴  
將遠游請發明其義余曰頴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為  
清頴云故字以清東者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于時為春于人  
為仁故字以方辰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庶凡有所  
事孰不擇其辰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人之身也天下  
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脩其身者在于清明其心焉

耳勿擾、以自賊勿懂、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是  
則所謂仁也苟仁則吾之變化云為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名  
問其字則三推其義則一也矧彥清粹美而嗜學彥方敦厚而  
有容而彥良于日用之間亦知所自擇皆將不孤其名字云。

復心齋銘

日用歷、何欠何脩而欲復之無乃贅疣喻如家乘父母所界  
吾縱吾情既窳且圯豈不夙夜面目覲然折節改行庶存故氈  
子黃其冠厥尚清靜伯陽亦言歸根復命此扁固美斯銘豈誣  
弗苟弗忝通家之徒

詠沂齋銘

魯氏詠沂齋余既為賦一絕他日子居復來請銘因以自勵方  
目昔無聊甚辭而不獲銘曰

雲林之山拔地干霄爰有曾氏築室翹、室中何宜讀古人書



昔者一貫今而三餘毋徒青黃母但口耳何聖何賢萬古一軌  
松風蕭々竹月疎々孰謂先尔孰謂後吾出金石声無忝厥祖  
迹非沂上聖哲同與

鍾鈞字說

餘于鍾鈞字伯成夫陶鈞萬物而無不成者造物也若亦知其  
理乎曰無為而不為然則既以名字吾々果與造物異乎曰  
無以異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仁與知君子之事畢矣

蔡氏子字說

餘于蔡氏之子冲字敬止余曰君子之于為仁也敬則止不敬  
則不止吾位夫天地之視其形則二求其理則一敢不敬乎是  
故儼然而非思絜然而非為孝子忠臣由此而出也苟懂々乎  
往來擾々乎旦夕是謂不敬是謂不止是謂舍君子小人之歸  
敬即止、即敬非敬自敬而止自止也

俞道士天宇說

俞子學道龍虎山中而容字之曰天宇他日求其說于李子李  
子笑曰眇乎我哉而字若是不以荒乎俞子胡不乘飛雲而遊  
觀乎八極之表也何以人之說為然則天地雖大也要亦出于  
道耳今吾與子亦皆遊乎道而人焉是必皆有先于天地者矣  
吾方與子庶或見之如是而字何驚何疑而人亦以何說々之  
故曰天地非大也蝼蟻非細也一于道而已矣

中說贈銘孟中

菽粟布帛在天下飢者無不資其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耳喙  
群尔舌極當世才辨豈有易于聖哲之言哉况夫盈天地間形  
色声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汝獨弗思乎歛而靜變而紛紜發  
而千萬里潜而陰陽古今頽此一孟中其倏霍不齊若是果孰  
使之然與今適呼女曰孟中女拱而前曰唯々呼以他則不應



或蹄之翼之異類之則必拂焉怒曰我人也奚彼之賤然則是  
以形軀為孟中也超乎形軀者蓋真孟中觀面無覩也入耳無  
聞也孟中非遠而外在已耳執已以求已斯愈失矣中乎中乎  
他日常徵吾言乎生起謝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為中說

劉孟中字說

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徒求中之說當求識夫  
中之寔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  
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貴已者孰不謂爵祿者京師之所自出  
也必宜于京師焉求之是信也聚糧而橐殮忘舟車水陸之勞  
易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惧忍羈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  
于已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  
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  
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寔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徒

資夫滕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習齋銘為鄧子方作

理本然焉用習火就燥水流濕首途非百妄集知之人斯及  
忘飢渴甘苦澁忽而明捷莫及風清、月范、恒若茲稱允執  
執非執天地立

格齋銘為劉道士作

格者何格自已物雖萬寔一理先覺遠說逢蠶起外而求寔糠粃  
果格之自靜正良其背視已耳苟無情當有喜吾非吾天地已

中說贈黃中子

中者何聖人假言以明道也道而曰中何欲人求諸已而不差  
也夫自伊初氏發之宣尼父申之而子思氏逮之三尺童子能  
誦繹矣然要其寔蓋有談中而不識中者之中也之人所自有  
也惠弗思耳焉有不識者哉枯氣血膠意見蠢淫于邪說雜學



之府垣腐于声色貨利之場清明蝕而私辟興乃欲望其識中  
難矣盱江黃生一洒習俗之陋有志于古命名曰中復以申子  
字誠知求其本矣天地此中也萬物此中也賢知非餘也愚鄙  
非嗇也非高且遠也非錄于外也由我而已視聽食息動靜云  
為于是乎時中亡彼已無小大無夷險無貴賤無生死子苟思  
而識之何莫而非中也

萬木山房銘

余于立生某構數椽于深山之中日讀書焉其師楊君顯民  
扁之曰萬木山房且為記以勉之他日復求銘於余諺云山  
中有直木世上無直人若然則是人乃有愧于木盍因木而  
有所警乎欣然為之銘曰  
木以萬計幾曲幾直我居其間相見朝夕從其曲邪曰喪厥德  
因乃直者是則是式日用之間不索而獲變化云為天青日白

既無經營豈有反側聖賢何人初不間隔惟女萬木寔吾三益

畫龍說

龍虎山道士周愚蘊古善畫龍來求說于余曰子非善畫龍  
者若何說之求吾聞龍乃天地間至靈變物也大而飛雲漢橫  
江海細而為微塵入罅隙怒而拔山破石遷陵變谷柔而蟠泥  
沙雜蝦蟹子能畫其常果能畫其變乎又聞龍之所以為龍者  
以神不以形有之無神無有無子能畫其形果能畫其神乎  
蘊古笑而不答然則子之畫果安在曰在筆意余曰吾論畫在  
神氣萬物皆然况龍乎故曰疑吾之神以寫其神形神備者上  
也形而不神下矣雖盈尺之素望而威如薄而凜如睨而益浩  
浩如不然殆畫工耳兒童耳蘊古大笑長揖而謝曰又子吾畫  
龍師也

危則方字說

至正己丑閏  
七月丙戌作



臨川危矩字則方求說其字之義余曰矩者所以為方也匠苟欲方其器必矩之用此衆說之所同然其形而方莫若于地吾不知其初誰寔矩之故曰道有化機非為之為今則方名家之子有為學之志其行已其績文要亦歸于自然而已矣

希古說

八至正作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無古今也人獨有古今乎使生往時放辟邪侈可謂古人乎生在後世脩身踐行可謂非古人乎故曰惟其人不惟其時隨風水而飄泊者萍蓬也歷霜雪而不枯者松柏也郡人潘齊賢以希古自號其亦不沒于俗下者予聞而樂之且書以勉之

同齋說

余于王其扁其讀書之所曰同齋蓋取車同軌書同文之義也求是說于予蓋同與異對天下之事有似同而異者有似異而

同者吾與若皆人也有智愚賢否之不同此似同而異者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人自人我自我造其理則一此似異而同者王其先察乎似同而異後造乎似異而同則信夫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矣

德義堂銘

德義堂者江陰州澄江書院講會之堂也書院蓋州人蔡君某所建謂其先宗閩人西山先生季通及其子仲默皆師友考亭朱夫子者而嘗講學于此故祠事之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因以為扁番易李其聞而喜曰夫德也者人之得于天者也義也者行而宜之者也蓋未有得于天而行之不宜者亦未有行之宜而非得之于天者名雖二而寔則一也是故君子之于學也在于知德知德則知義矣苟不知德義之則亦將安所復踐哉今蔡君既能開朔于前而若子若孫又能繼述于後其州



人子弟講肄于是而有所興發也者必多矣為之銘曰  
天之所予有不自覓苟非生知必由于學其學伊何反察內  
觀視聽言動忽見其端其端伊何粟大線泉順而長之赴海  
燎原日用在茲曰德曰義前言往行何者非是繫爾蔡君企  
景先哲不私乃力為此構結朝莫降昇躋之蹠、因名有寔  
邦家之光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說銘

李伯尚字說

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  
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綉衣中庸曰衣錦尚綉其文之著也夫  
君子之于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  
內而外自彰是故豈有毫髮求知于人之心是謂寔學是謂行  
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綉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  
友先于家庭恭敬達于鄉里趣向孚于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  
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毀我益自檢人譽我若可愧  
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綉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  
則衣錦尚綉之義也

居善堂說

至正己丑九月乙丑注



臨川黃文中僑居于上饒龍虎山之麓有年矣而自扁其堂曰居善蓋取于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義也夫繫辭大抵發明中孚九二言行感應之理然或徒知夫有感必應而未知夫所以有感必應者一于至誠而已夫至誠之感應豈特限以千里雖際天極地往古來今莫不皆然又豈特人為然鶴鳴而子和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皆然故君子之學在于脩身脩身在于至誠發弘大之心立堅剛之志遷善而改過求去其日用之非至誠者而復其本有之至誠者而已矣

晚香堂銘

臨川太守洛陽楊公致政作堂于後圃而扁曰晚香蓋有取于宋韓魏公詩語意也初公從事江西憲府時先叔文判州府君常命其子天麟從公讀律已飽聞其剛介不私甚慕之既屢見

其法書廉稜勁健真如其人雖不識猶識也友人吳謙嘗拜公羊角峯下他日將往候公且來命銘其堂頌雖鄙賤欣然為之辭曰

秋風淒々白露未霜萬木之籜已墮其黃有絮者菊既華而香賢哲之人好以壺觴詠之歌之載清載長繫此揚公宿秉貞剛濶視貴富擲其郡章築室以燕西山之陽為此佳名揭諸棟梁乞書問字客車彭公笑而出縞衣玄裳想其執筆如握干將飛星迅雷歛出鋒鋷魍魎道避神明開張雖則致政措紳之經蒲輪之來遲莫弥光有子繼仕有孫在旁英滿籬以朝以翔爰食其落眉壽無疆

程章宗美名字說

至正乙酉十有三月丙寅作

豫章程章字宗美蓋取坤卦六三爻辭含章而文言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坤之義以其卑且順也入則為人



之子出則為人之臣皆當含晦其章美故子有其善歸之于親臣有其善歸之于君况六三居下體之上以臣而論非小遠也以子而論非支庶也子而自有其善則疑于親臣而自有其善則疑于君不美之大者也名字而以此其必能為人子為人臣也乎宗美勉之

正思齋

上饒夏衍柏承聰敏而厚和自扁其讀書之室曰正思李某為之銘曰

為學之方思欲其正其正伊何善者吾性善有形似未易窮竟良醫不逢愈藥愈病孟氏巧譬由于亞聖苗而不耘以摠為盛吾生益後胡覩胡聽不求先覺千里而瞑非思之思無敢弗敬孰為影響焉取蹊徑不波之水未垢之鏡子信斯言庶或有證

汪氏二子字說

新安汪君季章名其長子曰翬而以字羽次子曰常而以字昭蜀郡虞先生既為之說季章以其皆嘗從游于予也請復申之余曰翬之羽取其文者固也然禽之文者衆矣何獨取於是曰五彩備也然則備五采亦其巧所為與曰自然也是故文之貴于自然者尚矣至飾辭以為工人謂之文吾不謂之文也常者何常也子而孝常也臣而忠常也因不失其常而昭之亦常也事雖至于周公閱子皆常也善于其親以自德盡瘁于君以為勞則失其所以為常者矣由是觀之常則自然自然則常吾又知季章之所以命其子或相用而不相背也不其深且美乎二子勉之

義訓堂銘

義訓堂者龍虎山中薛君茂弘作于其故家者也初君八世祖



司都校尉公嘗作堂曰義訓以教厥子孫歲久廢十四世祖照  
丞公重作之更代則又廢及是君復構焉而扁曰義訓蜀郡虞  
先生記之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義出于天胡可以訓生而由之是曰大順學絕習移失吾厥  
常載途棘荆其行長父師之賢爰啓爰迪藏脩有所塞者日闢  
陵谷變遷事或中廢培深積厚宜此繼志子黃其冠而乃肯  
構既成雲來亦厚祖考有白其牖有碩其楹無春無秋誦弦  
之聲惟老與儒世外世間尊親爾天獨還風雨震凌  
尚克有守斯言雖近足相永久

### 天定堂銘

天定堂者臨川濠原王伯達之所作也其一世文正公之先有  
三槐堂眉山蘇子銘之其間有取于申包胥天定勝人人定勝  
天之言伯達以已為文正之裔宜慕續其風節復采其言以銘

堂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積氣蒼蒼為象莫大眇乎其人太倉之芥醜物比類何啻萬  
千一理傳形寔則同然人而弗人有不自見遐瞻遠仰神傾  
目眩曰定曰勝夫何惚茫申生之言竒而未詳濠原有堂取  
以自扁求承祖武豈但濡染智者之為獨親吾天吾苟定而  
天寔在焉不定之定是謂天應似定而非天則甚病疊王  
氏槐陰清長姑為此銘尚登其堂

### 愛敬堂說

至元丁丑書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于余曰愛而弗  
敬是褻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褻之則不尊憚之則不親不  
尊非孝也不親亦非孝也今君盍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  
也乎

### 胡伯廣名字說

至正丁亥九月日作



臨川胡及字伯廣蓋有取于詩小序漢廣篇德廣所及之義也  
大學曰德潤身中庸曰非自成已而已也必也先自明其明德  
將推以明夫人也及也者豫期其可及也廣也者周普而不狹  
也此先聖賢遺言而望于天下後世者如此及也毋自輕毋自  
疑毋自畫

吳簡文字說

臨川吳玟字簡文請為之說余曰簡而文蓋中庸篇中語也所  
以形容君子之道不簡則支不文則鄙然一于簡則傲一則賈  
怨一于文則華一則不寔賈怨身之殃也不寔德之戕也今簡  
而又文則其在已者約而不野其應物也有禮而不煩義相為  
用而不相悖也庶幾中庸之君子矣乎夫如是可以立身可以  
保家近可以事親遠可以事君千古進脩之士蓋有不異轍者  
矣

精勤齋說

為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為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復其本不勤無  
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雜物踵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  
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為君子舍是何以哉

用晦齋銘

為張明翁作

宜晦而晦何事于用或傷其明靜不可動張子醫者扁齋何為  
治有變通必造其微癡之愚之保乃冲粹粲々十目則麗則鄙  
火雲赤日吾見其陰冰雪沍寒厥陽益深如是而醫達造化埋  
大聞大行正此生死



作屬三

三





李端庵文集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哀辭祭文行狀

逢原湯先生哀辭

先生諱深字造道一字景文姓湯氏世為番易安仁人宋尚書文清公漢其從兄也入國朝故家多零替先生獨力學支柱傾壓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歌不務為葩華弄玩倨怪隅角往往肆而嚴槁而腴人讀之多淡口不好也唯同郡黎君仲祥首稱賞之以為必傳嘗一游京師歷燕趙齊魯之墟然卒無相知者遂教授鄉里未嘗一漫迹城市雖貧氣度恒恢如也姻友通必百計具酒食與盡歡乃已見童子亦渠渠謹至人有不善心屏之如穢污晚乃甚好方士者術為符呪人有患難若已有之至大元年九月得肺氣病存往候先生喜整巾衣杖而出抱按謂存曰聞子好古文吾志之心久矣今病不可以論幸而好當





與子細熟之越七日竟卒存涕泣曰嗟乎天之忌於成人之美如此哉先生二子及翁昭翁皆才可不墜厥家將葬辭焉而哀之其辭曰

天之不造余以文兮使夫人而云亡冥車不可以返輓兮奄日月之忽長聲歌與窈以沛湃兮信弥晦其章夫璵璠之在穴兮疇能閔草潤而木芳念未語之悃懇兮知余心之可明雖道里之緬遠兮整吾駕乎隨以行指玄圃與余兮將以攬瑤華之紫英羞茲志之不遂兮徒茹恨而飲傷彼摠之猖昧兮厥百僎而百償何夫人之率履兮卒連蹇而廉涼抑高者不可以諒兮抑士者之所常矧二子之條特兮孰云委厥家而不揚重為悼曰崇山之陌兮鬱松栢兮封三尺兮夫人之所自兮

兄申伯祭文



年月日弟存謹以酒果蔬食祭于亡兄申伯之靈兄雅嗜酒弟

存弗善也又樂試刀筆吏弟存益弗善也好言止兄而弗得則

切言怒兄也至或時不相歡知兄而早世當何不順從乃志順

從而非義見薄於君子也今而思之甚痛懷弗忍也前年兄告

存曰吾能知昔所惑於是業加勤泛事益加不好存私心喜甚

庶幾兄弟皆獲所成立共扶持門戶也當兄外病時存以為蒸

濕所為無別苦只養胃湯一劑已卽氏妹夫亦云然遂不謁醫

明日坐起雖兄亦自謂不害不言歸又明日食已如廁反牀而

終矣嗚呼抑固有定命非天柱耶抑亦謁醫更藥尚可貸其死

耶是可恨而不可知也兄貌薄而頎然善飯善行步日百里不

為勤人咸謂辛苦人也而未嘗有意其不年者也兄死大人日

夜以悲七日而疾病亦歷月而始安嗚呼天胡忍然而天吾兄

也兄胡然忍遂弃其親使老不樂且病也存同胞上惟兄下卽



氏妹早而失母兄弟又分處妹嫁而甚窮今則又重以死亡俾不得相友愛啖菽藿以老嗚呼天哉何至甚耶兄之有妻子也無他使令市米鹽藥食必身親之冒霜雪犯深潦日出而昏返顧不能需其一日之燕安於已不亦傷哉與兒且教詩書若乃心志開通遂使之卒業度慰答兄意不然薄田數畝俾耕耨而衣食焉振見嘗挈而育之又不得其不能旦夕去嫂懷也快女未事於絲績且留與嫂居待年擇人而嫁嗚呼弟存惟然而多病亦自不知其足倚托否也姑盡其心力之所不至焉者天也

吳公行述

至正辛卯十有二月甲申作

公諱復子字君陽初五代時由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始祖嗣自弋陽遷撫金谿之沙岡而八世祖濬復自沙岡析居吳塘里曾大父諱堯仁大父諱士亨父諱德溥字時可幼與可孫同盱江雪樓程文憲公同郡草廬吳文正公從徽庵程先生讀書

臨汝書院可孫登宋進士第為新昌尉時可於咸淳間以補試授登仕郎其卒也文憲銘其墓公生而端重謹厚性不嗜酒衣服不樂紈綺登仕且老俾以家政出納無毫髮私嘗曰人不我知惟天知之又曰人子之道亦何足以求人知也平居遇困窮無告必惻然憐恤之使有暴橫凌侮亦毅然不少假借人有善必贊揚之不絕口有過失亦必委曲開導之又嘗曰通塞得失皆有定分非可以智力取亦非可以智力免宜一聽其自然人有假借不能償者亦不屑較汲求也使令有善於生息者委之而不疑愛之而弗移登仕公晚有末疾公旦夕不離左右藥餌必親熬煮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八歷寒暑既而母余氏夫人年過耄老氣力然必日假溫熱之劑以助而公以食指衆別室以居日必雞鳴至寢所進菓食而退午如之晚又如之甚或夜分迺寐如是者又歷十二寒暑也至順庚午大飢



穀價數倍公獨平糶亦陰有以律夫善騰踴者糶者日益其門  
有偽稱公僕受其直而潛糶者號呼求之弗得公詰之非詐從  
其失而償之至遠近有貧弗能糶者亦輒施之無吝色其少時  
讀書多若無所通解中年嘗取浮屠言觀之大喜於是旁搜遍  
覽無遺因自號止觀居士蓋取諸此由是嘗斂身正坐反窺內  
察若有得者僕與公家有先世之好雖未嘗獲承一日之雅而  
相聞甚稔他日偶過其季氏君錫家公輒即來一見握手劇談  
其平生若釋氏明心見性之學方士鍊形保氣之術疊々不自  
休且曰吾嘗下豫章出彭蠡浮錢唐渡江游淮海經泗濱過大  
梁至于洛陽今雖老尚欲北走京師歷齊楚燕趙之郊登秦  
山拜關里入關求周秦漢唐之故都望終南浮巴江過棧道出  
三峽順流江漢以歸庶足以厭吾懷也公已六十餘察其氣甚  
壯聽其言甚慷慨也僕雖歸亟尚謀與公卒談無何而以訃聞

時至正庚寅二月一日也公生於至元戊寅春秋七十有三配  
同邑劉氏先五年卒子男二人某孫男二人女三人將以明  
年辛卯十有二月甲申葬于里之石斛原某以僕粗知公請述  
其平生將藉以乞銘于立言之君子嘗謂吾黨之士苟無所事  
於當世則必得一丘一壑而足焉蓋其所存之齷齪者然耳今  
公之所生長有重岡疊嶂之環會清池百畝之渟涵有膏腴之  
田以為之食沃壤之土以為之蔬有第宅之美臺榭之觀可以  
釣鮮而割肥可以息陰而坐石况數百年詩書禮樂之習親賓  
之過從有壺觴之款師友之講明有絃誦之聲雖使桃源輞川  
所圖畫者殆不多過公獨不為之懷且安焉雖嘗僕々萬里考  
形勝之跡求廢興之故以至於聖賢之所過化羽人釋子之所  
栖息無不周知而悉覽而猶以為未足欲一再往不遂而沒亦  
豈不足以窺其胸中之磊々浩々者乎宜學士虞公有奇士之



許也縉紳先生樂道人之善其不靳於言也必矣

吳公君明行述至正壬午良月乙巳作

公諱辰子字君明姓吳氏撫州金谿吳塘里人其家譜先世居金陵五季之亂遷信之弋陽三山既而有諱嗣者由三山遷撫金谿之沙岡其後有諱濬者復自沙岡遷吳塘是為吳塘之別支當時賢士大夫如汪公彥章熊公彥時咸與厚善濬生邦祖半孚生鬱皆篤學謹行鬱生景立宋藤州僉判與琴山傅子雲為友僉判生堯仁是為公之曾大父堯仁生士亨早從宜堂傅公維清及華谷嚴先生槃游是為公之大父士亨生德溥宋登仕即少從徽菴程先生若庸游與雪樓程文憲公鉅夫為同舍故其卒葬也文憲銘其墓是為公之父公賦性溫淳自小如成人稍長受詩於馮先生得一傳先生陽鳳既而復從其季父可孫教授盱江從謝先生元禮以卒其業事父母盡孝兄弟互出處

膺門戶理家務惟恐毫髮貽其親之憂登仕公晚有末疾不良于行者八年公侍奉惟謹比至卒葬克盡其禮母余氏夫人春秋八十有二定省娛侍未嘗有懈歲時蒸嘗之際哀慕之色終身不衰時有菓蔬不薦不食兄弟六人屋比壤接善必相勉患必相恤闔門數百指舉無間言初伯兄壘子仲弟良子皆早世扶植其子俾克至于成立群從子姪無不有以獎勉誘掖以進於善由是一族之內仁厚之風皆藹如也與人交率誠慤素不能強笑語以相容悅亦未嘗矜己之長以自誇人有一善則必稱揚不釋口有不善則必曲為諱護終亦不復言也雖待庸稚未嘗有傲慢之意御僮僕未嘗以疾聲厲色人有忤之者雖甚不較苟有慶吊必躬親行之平居或賓親慶會率浣衣濯冠生聚視昔有加亦為其所當為初未嘗汲汲然也有患難不能以自恤貧乏不能以自存必慨然拯濟之人有假貸即與初不計



其能償否也天曆己巳大饑明年粟價騰踴公則減常直以糶由是數百里間爭歡趨之至有為歌謠以紀其德偶有糶者飢不能前人攘其金具以告公即以粟償之其人感謝而去時有司督糶勸分之令方急奉令者或杜門不如約公盡發其私廩俾來者皆有所携負雖嘗一浮長淮泝大江可以觀光上國然亦終卷懷而歸也義方之隆乃其家法科目之興也延明師以淑諸子就試則欣然携之以往而督其勤惰工拙焉及暮年環所居多種梅曰此花不負歲寒吾特愛之鄉里咸尊稱之為梅隱先生云因築別墅于故居之東為燕逸之地時婚嫁既畢二子亦自成立迎侍迭養公則幅巾野服無纖毫俗慮焉後至元己卯七月廿一日以疾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三配余氏余氏竹心先生斗祥之女先公十有七年卒子二人翼孫畢孫女五人長適同邑劉載陽後公一年卒次適臨川王文明

次養于伯姊家為余氏女次適饒安仁倪文藻次適同邑劉天鳳先公十有四年卒孫男二樂賢育賢孫女一人重娘將以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廿八日葬諸大山塘翼孫以番易李某為通家者俾述公平生之實乞銘于當世縉紳某辭不獲因嘆曰異時詩書禮樂之家自革命以來降而為負販皂隸者甚不少吳氏之得姓受氏固遠而歷代有家有國者亦何限姑以其吳塘別祖而言自故宋至于今無慮三百餘載禮義之尚代不乏人詩書之聲不絕于耳及公之身雖經陵谷變遷之餘而世緒未嘗少有廢墜方此之時固有豪橫始克以自立而公則恂恂然鄒魯之風亦固有毫收髮計以自贏餘或不免瘠人以肥己而公則泊然於生聚之際人負於己則有已則未嘗妄取於人又固有崛起於一時我躬不閱而違恤我後者而公則積累以至子今若子若孫亦皆疊疊向善慕義而不已又固有醉於詩書



拘於禮義而不能免於貧約而公則博學洽聞而財用自豐又  
固有因其貨利之交而與同室同氣為仇讎者而公則兄弟子  
姪雖雖啾啾和氣未嘗有嗔嗚呼若公者亦可謂多享人世之  
吉福者矣然則非其善何以及茲昔孔子生於成周之世猶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後漢馬少游曰吾得乘下澤車騎款段馬使  
鄉里稱善人足矣今公不言而躬行所自立者如此豈不得謂  
之善人乎哉宜乎天之所以報之者如是其備也縉紳先生雅  
成人之美其必不靳於一言

祭舅氏隆卧先生文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有二月朔越某日甥番易李存謹以  
醵酒致祭于先舅氏隆卧先生吳公之靈而言曰存生五歲見  
棄於母思其容儀恍若無睹大父之沒適同其年屬纊深夜老  
猶記焉母疾滯下俗則忌避必置他所是以不記後稍知書禮

尚目瞿吾獨不然終天之苦念有二姨適饒與趙拜之亦遲不  
見其蕭堂舅氏在江之西行李往來盜或奪而音問斷絕垂  
十餘載曾不百里如隔江海既及弱冠始造外家公一見之失  
喜誼譁面命耳提誥諄諄吾母雖死含笑厚坤數十年來道  
路晏如稍久不往必奉以書癸亥之冬先子棄世明年莫春公  
亦長逝訃音之來哀經走哭上天降罰何尔毒酷存有幼子頗  
近筆墨公有女孫亦出于側吾母之神儼然猶在媒妁片言續  
此姻愛傍山之殯垂二十霜子克植立載關土疆一坏未畢心  
熱潏泚茲得吉兆去家伊迓車有執紼丘有負土交游且來甥  
胡不與願以僵仆大傷厥手將十閱月藥不絕口久晴忽陰酸  
楚滋甚勁風北來雪意凜冽願此諸幼復卧瘡疹孰代其行益  
著不敏穀微酒薄敢告公靈雖缺於禮實將厥誠尚享

曾存心行實乃大祐文哲之祖也



公諱斗南字南叟姓曾氏世爲撫州金溪縣眉山里人曾大父諱次點大父諱洪父諱一鶚嘗從故宋宮講周先生方習舉子業母陳氏二子公其仲也宋之季里寇攘四起公獨奉父母徒避他所由是業頗蕩析既而內附閭里咸安定則遍奉雙親以歸躬督耕桑不少懈且示人以恩信未幾故物完復如初他日父母相繼沒公執喪如禮卜宅兆于里之流光亭而乞銘於教授剡溪戴公表元且築室墓側而題之曰衍慶觀度道士以守之又他日忽曰吾豈局於林谷者耶遂具舟浮彭蠡遊長淮過淞江苟有勝境陳迹必登臨宿留而後去久則浩然以歸延明師以泚其子若孫去家二里許有曰萬石塘者群山之所環群水之所潏也樂而營焉既完則徙居之惟讀書賦詩種花菓來賓客以自娛暇則紗帽竹杖逍遙乎山根水涯若無所與於世者嘗自別號爲存心處士云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八日晨起

鹽櫛如常時忽疾作進藥却不飲顧左右曰吾其逝乎遂奄然而卒宗戚交游相與哭于門鄉人之東西行者相與弔于道無不曰是善人也今亡矣夫生宋開慶己未享年八十有四娶同邑朱氏先二十一年卒子二人長元鎮次元祐女三人長適同郡吳元相次適番易上官栻皆先卒次適番易陳偉孫男三人紹祖繼祖興祖孫女一人適番易張溥曾孫男四人文觀憲恒曾孫女二人坤謙以明年癸未十月五日葬蕭家源先塋之側從治命也余嘗慕夫眉山曾氏之蕃且大及其里居之勝去年冬始一過其鄉溯流而求其源杳然而深長竒峯秀嶂羅列左右嘉樹脩竹徃徃而有石橋流泉曲折激清黝然而爲魚池繚然而爲墁墻老梅古桂夾道而植樓臺出蒼翠之杪雞犬聞烟靄之中使人顧望盤桓而不忍去因自謂曰亦何必武陵桃源哉宜乎有富家巨室世守之而其向來衣冠之盛猶可得而想



見之也願雖不及識公聞其居處素恭慎不飲酒不易言笑好  
惡無所偏蔽與人交泊如也雖高年益康強未嘗有疾苦耳聰  
目明齒堅髮漆黑食啖如少年亦豈非其賦於天者獨厚而於  
己者每得其理耶昔漢馬少游曰吾得鄉里稱善人足矣願公  
之平生謂非善人也耶今其子孫請述其槩將乞銘于立言君  
子圖以儀示其後來於無窮者不亦宜乎謹述

姜徑鞠先生行實

至正甲申閏二月望日作

姜之得姓固遠其有祿位功德於後世而蔓延於天下者尤不  
少其居饒州之安仁洪巖者按其家譜唐末有虔嗣者守虔州  
而家金陵會李昇據大江以南自號南唐虔嗣恥之棄其印綬  
而徙居於饒其後有念祖復徙安仁之洪巖五世孫興生彦  
與彥與生伯正伯正生宏恢宏恢生應明字光林實生公二諱  
遇文字景周幼而堅疑當郡縣方內附民未諳新政役徃隨

以陪公獨能先後其長上出入城府或賦役之不均輒爭辨不  
已或奸狡之陵侮則理而致之法由是家以不墮毋吳氏早卒  
繼陳氏性嚴厲克調娛無違禮者鄉閭是之大德間別營于豐  
里內而燕室子舍外而賓館下及僕廝食息之所以至厩廁樊  
墻道路皆井井不苟扁鑰則甚嚴器皿則甚備也既完扁其堂  
曰容安購求古名書畫不吝而度置之而為之目其先世得宋  
吳公傳罔為書古栢行一卷及東澗湯公翰墨珍藏尤謹他日  
召其左右而告之曰環是里皆壤土吾欲名恒豐里若何咸喜  
曰唯公之命於是上官先生伯潤為之記復鑿池而魚池之上  
種松竹數萬株築亭於中而扁曰成趣蓋亭之外為園數畝培  
菊百本日倘伴其間人因稱徑鞠先生云故宋平山曾先生為  
大書不一書之既以學士虞公聞而嘉焉亦為賦詩有舊家渭  
上垂綸遠落日籬東把酒同之句凡鄉之耆宿及遠近之聞人



秀士皆敬友之相過或與之觴詠或陳其書畫或徵其文辭以自樂子且長則擇邑之名師篤教之如張君伯遠舒君元易吳君尊光咸禮聘焉其田園山澤之入錢穀之生息冠昏喪祭賦役賓客之費各有成規節不至苦用不至濫皇慶間錦江倪公提舉江西儒學熟公之才且美也檄為梅州梅谿書院山長會繼母喪不行時光叔年亦高歲時奉觴上壽甚歡又他日自述其平生履歷難易以示其子若孫而題之曰徑鞠老人傳厥後雖年高眼甚明日用事毫髮無遺忘衣服食飲率浣濯粗糲不擇夜半而寐鷄鳴而起未嘗有倦容又凡所以事公上者甚謹有役必躬先以率鄉黨蓋其老於人情世故者也至正癸未五月二十有六日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七娶黃氏先四年卒子五人長均弱冠有能詩聲先二十又六年卒次坦次壩次坤次坵女一人適上官彬先二十又三年卒孫男四人鍾鈿

鏗光祖孫女三人漸安柔珮咸安曾孫女一如玉將以至正四年某日葬楚塘前事垣來請曰垣自童兆時見先人辱交執事今不幸至於大故惟先人之平生願有述也將籍以乞銘于當世播紳庶先人其不朽乎予曰若尔之先君子者其持守其好尚其生殖其所以延續於前而垂衮於後者誠可謂有立之君子也矣墓而有銘其誰曰不宜謹述如右

厚峯先生吳公行述

至正己丑九月作

公諱泰連字謂大姓吳氏其先金陵人徙信之弋陽既又徙撫金溪之沙岡六世祖英州舍光縣尉諱邦基復徙今新田族大而蕃前代以明經詞賦由科第出仕者相望也曾大父諱行世福州教授大父諱益太學進士父諱可登仕即漕貢進士季父諱名揚登進士第吉州永豐縣尉見知於丞相文公天祥奏補禮兵部架閣公少而慷慨有志於當世未嘗以負富介于其心



每豁如也入國朝科舉雖廢而嘗自從諸老宿游讀書一過即  
記臆成誦詞賦援筆而成鄉校季考每居前列經傳子史靡不  
周覽延祐間科舉復興歎曰吾荒落已久且老唯勗諸子以繼  
先業耳於是歲遣求從名師雖家無餘資而所以逢迎餽遺之  
禮不少怠既長又各遣其教授鄉里間以為效學相長之計歲  
時來歸則必攷其所業訂其是非剖其疑難莫夜則張燈於堂  
命之環坐談論古今事未嘗少自倦也因有詩以戒之初登  
仕公四子公其仲也伯兄泰元早卒時登仕公年八十矣公奉  
養唯謹服勞奔走於公私之間不憚寒暑而未嘗自營其私惟  
恐其一日有所不懌也既而弟泰發亦早卒二子幼公教之長  
之無異己子凡有司之徭役鄉黨之慶吊不以及其弟姪故泰  
發之配黃氏能守其節至朝廷有旌表之盛亦由公撫長其孤  
而母能安於理義者也季弟泰貞貧而無子業已析居公不忍

復與同處飲食衣服者凡二十餘年嘗疾病公憂形於色求醫  
親進藥餌仍預為衣衾棺槨之具其天性篤於孝友每如此庚  
午之歲大歎隣有泣告者曰計窮無食待死而已公惻然以已  
業之契券質粟於巨室而分給焉由是有賴其全活者未熟而  
償巨室亦感其義而弗息也公內明而外直人有過輒面折之  
不假借仍為別白是非邪正不媚於富貴不欺於貧賤故人皆  
喜而無怨至於鄉黨宗族隣曲苟有急難必盡力為之區畫扶  
持有紛爭必為解釋平居喜歌辛幼安詞手編而不釋遇有  
感興輒賦一曲其辭氣率雄壯慷慨嘗自編集所撰詩詞若干  
卷又嘗一遊秦淮浮彭蠡望匡廬莫不有詩詞以寫其興初以  
生齒日夥為念別築一室於先廬之側晚年復構於西偏而扁  
曰克輝上為重屋課諸子若孫讀書其間而扁曰叢桂旁有小  
閣扁曰明、白馬仙岩諸山羅列左右層青疊碧賓客過從必



置酒食款語或竟日分夜因自號為厚峯處士云公體力強實少疾至正戊子之秋忽卧病數日飲藥無效命諸子曰吾未嘗病今若此殆不起矣幸若輩婚嫁皆畢學初知方吾何憾但不及見其成立耳勉之頃叟端坐而逝時七月十有八日也生至元甲申春秋六十有五配同邑何氏先四年卒子男六人儼鄉貢進士贛州路會昌州儒學正次儀傳倫偉侃倫為族人壽椿後偉先八年卒侃為弟泰貞後女一人適同邑周從吉孫男十有四人裕以明經中甲申一榜再中丁亥一榜初授瑞州路儒學錄調袁州路宜春縣儒學教諭次祉祥祐禮裏禴讓禘裳裾祚神楚孫女十人曾孫男六人今以明年己丑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里之南山儼以書介其弟傳來請曰先君子雖與執事未相識也而兄弟之托交則非一日矣知先君子者非執事其誰敢請述其平生籍以乞銘于當世之立言者余曰兄弟之文

學表之于州閭鄉黨者固出于詩書禮樂積累之餘亦由有善教之父兄故也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亦曰人之樂有賢父兄至若其行已其有言其志意其事為吾固多聞矣苟辭而不述是為不揚善者也謹叙如右惟播紳先生采擇焉

孫徵君哀辭

徵君諱徹字履常姓孫氏先世由金陵徙臨川河東張翥嘗錄郡文學與徵君甚相好也時翥父母儼居安仁翥歲時來省因得見徵君所與倡和詩多清練有法心每慕之天曆間哭舅氏過臨川始獲一見面焉由是數交簡牘他日又得盡讀其平生所著古文率樂人為善忠厚之氣藹然常掩卷歎曰如其人如其人初保章正齊公道亨宣撫江西造其廬既廉訪使庵都刺公行部至郡會元日公庭設宴召之共食位在太守上未幾東陽柳公貫提舉江西等處儒學知其貧亦命郡學廩以上賓徵



君為文謝焉又未幾全公平章江西行省請與相見不往遂  
風郡縣采擇其文以遺逸薦于朝不報翰林學士吳公澄奎章  
學士虞公集雖皆其鄉人然皆稱道敬禮特異今藝文監丞清  
江揭公侯斯寂其布衣交闔郡之佳士友每相與論行事是非  
得失及詩書所發明或所為文章并與他郡學者言則必曰孫  
先生孫先生云其見景慕及足以表儀千人者蓋如此也年七  
十四卒無子番易李存文而哀之其辭曰

惟汝水之清烟兮繞羊角而西流鍾秀潤於古今兮厥有人  
其好脩繫微君之踐行兮洵特出乎等夷由天常之孔厚兮  
初不係於勉為華之於文辭兮又方駕夫作者樂成乎人之  
美兮自優柔而安雅羗善惡之多雜兮或有譽而有毀若微  
君之全譽兮未嘗有毀言之入吾耳豈補苴之能備兮抑弥  
縫之或周孰曰三代之遼闊兮見此無瑕之天球人苟有寸

長兮輒崖然以為高何微君之懋養兮恒行而自韜壘  
哉人之子兮已獨胡而惇雖有女以館甥兮亦短棄而不  
井然應報之甚戾兮似足危夫良心豈家運之自然兮匪人  
事之所任願青之佩衿兮有升堂而知津殆聲氣之感乎  
兮何必肉骨而始親蹇陋巷之褐冠兮披陳編以晨夕時求  
人之非昔兮寧吾身之欣戚舉而或弗能以先兮蓋寂寥乎  
王公之識其方嗟兮復不作乎九原路漫漫莫能  
以臨穴兮旒翩恨發雖有辭以泄哀兮尚臨風而慘  
怛

曾子翬行狀

秦定四年丁  
卯七月作

子翬姓曾氏曾本禹後夏少康之子曲烈封於鄆春秋時為莒  
所并太子巫仕於魯因去邑為姓閱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閔  
集賢侍制吳君養浩為之跋其先蓋居建昌七世為少師南豐



先生輩：生縮：生志皆朝散即志生也：嘗遊撫州臨川白  
玕鎮：有查氏喜而婿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也遂徙依查氏  
也生富：生大昇大昇生全：自白玕遷饒之安仁黃渡全生  
克俊二子長貫道次振 子輩其字也子輩幼而端慤好讀書  
未冠時父析其業畀之以觀其才子輩應門摠務有條而不紊  
未幾父疾子輩祈於神請以身代疾少愈越二年卒子輩哀毀  
如禮子輩善植生事毋謝氏甚歡家日以饒樂延師教子若姪  
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嘗致之賓席時上饒有陳  
先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之子輩亦慕而  
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諧謔而亦  
和易不遷門有貿易之肆嘗携僕取貨於市歸至中途僕告偶  
以誤多得貨即詒而還之或有來貿易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  
子輩聞之復與之貨而不取其直又嘗有輸租者租已入囤其

人已去子輩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學易楷書正經一卷囊  
佩之或休息於道或待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  
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  
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余久疑乎是今  
已渙然矣萬物即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為里役也則戒子姪  
奴僕毋呼囂以立威毋刻削以斂怨延祐間有司經理田糧子  
輩適長於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嘗有持金以餉者子輩曰國  
家重事寧私耶既而自有感其公正而以書幣來謝者子輩曰  
奉公而行何謝之為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歎服之母蒯氏  
卒子輩為不飲酒茹葷三年他日忽得店疾但不食而泄初若  
無所甚苦戾疾者皆應答如平時但拱手而寢越數日與其兄  
訣妻子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  
欲拂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子輩曰吾心澹然無異平



昔時也明日：且是命取水來盥：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  
九月望日也子輩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  
娶張氏子二人長曰勗次日勗來再拜請曰先人之柩  
蓋塋於禮湖祖壠之右將以已巳九月壬申藏于里之白茅  
惟執事知我先人願有以述其平生將藉以乞銘于祝先生蕃  
遠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道之推也苟辭非  
所以與人為善之義然古今天地之間有道德於身有功烈于  
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待論亦有：名位足  
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以黼黻人身沒之後亦  
宜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若翁生在往古時其所為  
亦衆人之所為而亦何表異之有然於斯世也又必待有名位  
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於民俗果何勸焉且稽之古  
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翁賈而不貪故其於財也未嘗

火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而未嘗小試能達理於物我不為  
無見不動心於垂死近於有守此數者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  
翁能之而獨不能引其年而卒其業斯豈不足惜也乎祝君義  
士也持吾言以往其必不以為甚過者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塘記誌銘墓表類

兄申伯墓誌

兄申伯字申伯性易直佛於人輒勃辯不少蓄然無留恨雖遇未嘗相識者即熟談狎處不為崖隅故人亦不甚介介之初習律不卒業乃一意簡籍時作長短句必流暢可觀至大四年春二月館于邑西之鮑氏夏四月甲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輿歸以殯冬十有一月丙寅葬于大塘山中嗚呼大人幾七十矣弟存不足以養安兄則胡忍而遂死耶前十日出七字詩九章少稱美群昆弟之才德兆若相訣然子與見十五歲振四歲女阿快九歲教之長之而家室之第存責也嗚呼謹誌請墓

湯君直墓誌銘



君直諱雷奮湯姓鄱陽崇義里人也曾大父于宋通直即知湖州武康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大父潛早卒父志仁宣教即浙江安撫司幹官邵陽主簿國初一嘗起家為縣文學時君直才二十餘書博覽強記文學府君卒家益落而君直學則不弛吟詩作文百十詩可立就雖若不經意然以密又涉獵法家者書若曰某事當若何而決則舉其律其律云云又善蒙古書文又善推步星辰知人命賤貴短長至元間宣尉李公思衍愛而客之宣尉卒子商佐遇之弥厚久之商佐任為新昌主簿以君直往後五年陟長興州判官復以君直往時浙東西大疫死者十四五君直死焉商佐哭而衣棺之而歸骨其鄉以葬妻張氏子男二人皆幼鄉里莫不憐之李存曰李與湯氏世姻也前年始一經其里愛其山水潔清良田灌木有以想見曩時詩書冠裳何其盛也自文學君以上咸學行有聞今其子孫往

往散落不業君直敏而愿且藝真良家子也衣食於奔走未嘗一日給依於人又無成且客死不年妻若子無所依嗚呼事物之於消長也其亦有不知疑當知焉如是耶

上饒陳先生墓誌銘

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承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吾之行耶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仲和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尔甚者譏非之毀短之明排之又甚者求欲危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



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某字立太曾祖友諒  
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婿周良弼段新項謙  
孫男三曰穎東辰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殯邑東郭  
又明年九月己酉葬瑜山先生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  
練強禦無所畏女姁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  
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  
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  
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言行其所以啓迪學者之方門  
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摭其大者  
誌諸墓李某為之銘曰

學以荒今則萌困弗享後有成由先生

毛季成墓誌銘

君諱克周字季成上世由鉅鹿徙三衢唐正元間有諱延康者

為饒別駕因家為饒人宋慶曆間延康五世孫儀又擇屬縣安  
仁山田里以居儀五世孫伯昭伯昭生天錫生鵬飛是為季  
成曾大父大父也鵬飛娶臨川陸氏文安公世孫女也季  
成幼而穎俊長貫穿經史百家言為詩文援筆立成若甚不經  
意然往々暢麗可觀鄉里有相非是欲訟言者輒為剖析利害  
解分有非意糾結為指畫應接無難者國初故家多零替季成  
獨克保弗隳客至必具酒食平居嘗誦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之言而自題其齋之楹曰養浩人因稱養浩處士元統二年  
九月戊子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配陸氏男二人相儒皇生女  
二人婿王益善上官崎將以十有二月壬申葬竹塢相儒嘗受  
業於存故來請銘曰  
儒也而不病於拘才也雖未試而洵有餘胡不百歲而歸其  
居



黃晉昭墓誌銘

先生諱復之字晉昭姓黃氏其先由盱南豐徙撫金谿曾祖輝祖楠父汝益先生幼勵志舉子業夜或不寢邑潘氏才而婿之國初科舉廢從故宋南城開國伯周公方淳安今曾公子良講明禮義學見稱二公遠近俊秀多從之遊先生兄弟四人養二親至終喪咸身任之伯兄早世季弟為之後仲弟亦贅他氏歲時必會先生家觴詠辯說累旬決乃已婦翁死子幼教之長之為築室鄰之死棺槨葬祭之先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天下高年耆德者有司旌其閭先生時年八十有一邑相與謀曰年易有也德之稱為難耳合是二者其唯先生乎於是白大夫大夫戒里胥即其居樹門特書如令元統二年九月辛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四娶潘氏先幾年卒續潘氏其弟也子四人繩武先幾年卒維清純道續慶皆謹飭能文詞女一婿某維清以十有二

月庚申葬同里小先墓之次以存嘗辱交先生前事持曾君伯堅狀來請銘往年先生館于敝邑上官氏存方弱冠亦為其宗家句讀者師先生高冠寬衣采頤潤豐二毛簫踈觀其氣藹如也聽其言粹如也其後二十五年偶過上饒昂山王氏而先生適教授其家一見握手論別後事因與倘佯水石松竹間甚歡又十年而銘其墓不亦悲乎先生之詩正而不俚嚴而不苦先生之文贍給而不冗紆徐而不弱句有竒思有巧先生既不為世用家又無餘財無恩怨於鄉里其私湫諸人者率底於有成殆亦古所謂寡過君子也乎舊家金谿板橋後徙曹家洲人因尊稱為曹洲先生云銘曰

裕爾中齋爾逢康而翁天之公崇斯封保無窮

女子寄楊墓碑

李存有女子曰寄楊生於至大三年某月日母以躋不能育寄



育於楊氏之婦而名明年四月甲子疾肝風頭搖謁醫謂不可為也雖藥之病益急憐其育於外且死於外明日以婦猶視息夜半而絕埋於此嗟乎嬰而死亦何為而生耶誌諸墓

彭萬里墓誌銘

彭萬里其先蓋番禺人五世祖迪功即可遷撫之金溪可生中孚宋嘉祐進士中孚生思齊承務郎桂陽府參軍思齊生經生攀龍生天翼萬里其字也幼而機警甫三歲已能識別歷代錢文數十浸長從師讀書常夜分不寐國初士族或拘軟不事因稍習通新故典章以之補樂安縣吏遇疑罪能毅然白輕遣之未幾以母憂去他日謂諸子輩曰世之從事乎刀筆而能不自欺者鮮矣苟自欺如祖宗若輩何吾則安吾素而已矣於是暇則種花理竹或援筆賦小詩或對酒歌古詞以自樂至順辛未十有二月寢疾所居前榮旧有梅一株萬里問曰

梅已華未曰已華命扶掖出視之因口占律詩二句翌早奄然而逝生於咸淳己巳得年六十有三配謝氏先幾年卒子四人女二長適同邑周頽樂次未行以明年五月戊寅附于邑之演頭原祖墓次前事舉來請銘且曰舉嘗遠從諸公先生游先人未嘗不手為之裝出門未嘗不目送之歸則又未嘗不叩其所得而為之喜也余曰所謂人之樂有賢父兄者其此之謂歟是為銘

吳英子墓誌

君諱孝祥字英子世為番禺安仁人曾大父彥才大父楨父道明君靜淵人也對客或移時始一語閉室坐竟日不聞咳唾聲若空無人者人或稱譽忤訾已未嘗色於喜怒其讀書為文辭必抽心括胃致之纖深里中後進學者胡式嘗從之遊至大元年二月辛亥以疾卒享年六十八月壬寅葬長塘山去家二里



而近胡式為余言君嘗夜夢一老人曰而面有黃子滿十則而命不延已旦而鏡之一以告其家人死年適如其數其無乃鬼兆也與君負郭有宅一區田百餘畝桑柘百株姜韭百數十塍雖老死斯時可無憾也配周氏子三人景周景漢景明云

姜光叔墓銘

天曆某年冬十月某日番易之安仁恒豐里姜君應明光叔卒享年八十有三子三人長遇文次遇炳遇成先卒遇文以明年十有二月丙寅葬于里之水北既葬采請銘謂將以刻諸墓上某曰古今銘有法不可以苟而遇文請不置念無以慰其哀慕謹按其世系而為之銘曰

姜氏之先得姓于蕭既國東海繩公侯五代淮南三司使冲生子虔嗣疆場有功由刺處州入為大監李氏奪國棄官東返初宅金陵既來番易支分派別麻櫪黃塘畝曰大塹里

名恒豐益蔓其居譜牒斯通惟此光叔朴而不華雖則更代克保厥家有諱彥興是乃魯祖伯政弘恢乃祖乃父光叔有子宜壽而寧林嬉臯娛不知槍攘淳枯丁未是生光叔至順庚子幽深斯斲其斲伊何在水之北綿之孝思來視茲刻

河南楊府君墓誌

至大二年河南楊君珪來尹安仁嘉問學而厚和以其子世德受業於存明年謂存曰珪家世為河南楊武人中罹兵革家以散沒先府君時七十餘隻身流避杞婿袁氏既而遷睢陽力田業澹不及聲祿隆信義見老者與困窶者識不識咸敬憐之人有遇害患或躡身持援一不慮險艱夫人少言語喜怒不外見毋曹嘗疾病潛香請於神明割臂肉隱之羨以進病乃甦里中稱其男愛至元十三年府君卒壽五十四葬万户林夫人後二十五年卒壽若干葬居西今珪之官於江南也吾寃夢未嘗不



在墳墓也念骨肉之阻於土比聞河水溢必且洳將以其月日更而合諸爽愷者子其為我銘也亦以世德之及門也存曰嗟乎孰謂死者一日而歸朽也有不係於後人之心為若是安之而揚之者耶公諱義字某魯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金鄭州太守夫人諱法心曾大人某大父某父某子四人長縣尹珪也次某早卒次某河南軍百夫長次某江西生米寨巡檢女一人適潘某云

道錄張君墓誌銘

君諱元漢字義可番禺安仁人也幼慕老子法入冲虛山中師事胡公可善國初制道家以上饒張氏之傳為正一宣主領其教事凡郡縣之宮若觀得以其徒之通敏於時者而官司之由是義可判袁州錄太平州咸用優稱它日歸謂其人曰吾固慕夫玄默者也而何迺馳然於從事為遂悉其錢財葺祠宇

增像具暇則理花木果蔬以自娛客至整巾裙出揖讓進退可觀坐談事有始末可聽然好面折人之過至切不少假借人或不能堪若比於中深而外和含糊坐視短長者其於交際益損為何如也至大四年秋八月庚午卒享年六十有一冬十有二月庚申葬于山左之馬家原其徒丘守中朱雲舉陳大榮張申如江以蒙吳處誠而陳大榮來請銘當義可之淹於疾也大榮必手藥食之其死也則盡哀其猶有所欲為也受成命而經紀焉亦可謂隆於情義者矣宜為之銘曰

直不居 畏於愚 益於虛 沒而餘 得其徒

吳君才甫墓銘

君諱天成字才甫世為南海廣州人曾大父純臣宋通奉大夫提點廣西刑獄大父雍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父起莘將仕郎史館檢閱君幼而個儻善走馬擊毬以安撫公任亦官將仕郎



初蜀郡王公榘客居番禺之安仁德祐間通判潮州道廣州與  
檢閱公相歡也居頃之檢閱公与夫人相繼卒潮州以其女女  
君入國朝潮州復來安仁以君偕至元間君一婦廣州明年以  
其從弟森來森孤君子而長之未幾夫人王氏卒君遂經紀其  
貨財卜宅于邑西之古城里而繼室安仁王氏君益自靜密後  
夫人以通敏佐之大乃室宇廣乃田疇睦乃姻婭室家乃男女  
君嘗曰吾南海人也而於此焉家豈非分耶今且老矣願及其  
未備也得一再返鄉里省墳墓問親戚故旧則死且不朽既而  
疾逾期而卒時至大四年十月庚辰也享年五十有七子四人  
長以森也次曰菜曰蘭先夫人出也次晋室側出也女二人亦  
先夫人出也長適余干黃鑰次同邑上官植諸孤以其年之十  
有二月壬申葬君于楊湖山中森來請銘而君嘗以菜蘭從余  
遊義不得辭銘曰

世之言客而不思其鄉者有二以貴富以賤貧貴富者無所  
不樂或以不思賤貧者雖思而慚如不思焉今君之家此土  
也門戶井々尔也不墜於其先雖不幸而不遂其志亦可謂  
近厚不薄者哉

### 詹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壽姓詹氏世居信州貴溪縣龍回山中父壬宋季有能  
詩聲竚而婦同縣蘆君自得畊道君儒家而貧性好客至但  
與坐語酒食不命而出或無所於具孺人質簪珥以市君多不  
知也君由是聲聞日廣禮部用薦者檄錄知武路儒學以之君  
卒孺人亦高年躬督喪葬如儀子養晦幼從術家言不可以娶  
妻生子入龍虎山中為道士而子金氏之子曰養正生宋淳祐  
甲辰卒今延祐乙卯七月甲午春秋七十有二葬聞人方養晦  
後十一年卒嘗從其師入朝得賜號明遠靈悟通妙法師養正



以溪水鬻射墓地慮不妥元統甲戌十月己未改葬龍壇阡孫  
三人震霖霜復入龍虎山嗣養晦法云銘曰

酒食自出夫子歡葬不得所見敢安龍壇之阡固且完

### 黃旭墓誌

黃旭字彥賓上世由嶺南來居信州弋陽縣黃原有諱鴻舉者  
宋紹興間衡州文學孫某多積粟歲大侵能食鄉里餓者時四  
明表正肅公甫提點刑獄江東義之辟為某郡酒庫贍軍  
生判院舍人某生中々生思永々生有慶字履善能自植立  
入國朝家益大旭其長子也生至大辛亥卒元統甲戌十有二  
月壬申得年二十有四娶周氏履善哭之慟而告之曰汝天無  
子汝弟苟有子吾先以後汝明年三月丙子葬白石原旭師同  
郡蘧震葛彝他日二子來見其弟復且同辭而言曰旭生而  
重厚不好弄不苟言一聞為學大義即爽然知自愛曰人苟志

道義者窮達死生有不足為之累矣吾齒且長將求諸四方達  
者而學焉既而疾革歎曰吾其已夫其不得以遂吾志報吾親  
乎旭言如是吾子旭所慕者賜一言以誌其墓慰其意若何李  
某曰甚哉二子者樂道人之善旭有美質有鄉方而天宜其親  
之悲也親而悲之庸或係於其私而鄉黨朋友悲之信乎其可  
才也

### 余君文瑞墓誌銘

至正二年秋七月臨川余尚來再拜曰尚不孝先君子以至元  
後已卯十月丙午棄世碩貧且拘不能時厥事益不孝將以今  
九月壬申葬里之前山惟先君子幼有矩矱不隨群兒戲學既  
成則假館教授以業大父性素嚴大母復多疾年皆七十無十  
畝之產先君子性和易窮居若裕得其惟心與人絕不為屋  
岸宗里姻交無或非之敢請吾子文其幽籍以少逭夫不孝者然



尚也少恐不信則有宗人文明之述在存曰嗟乎若尔先君子者可謂儒而不失其所自守者矣宜次而銘之君諱瑞字文瑞姓余氏曾大父諱信大父諱鑄父諱浩字叔浩母湯氏君生至元戊寅年六十有二娶曾氏子二長申陽寔從姪幼失父母君子之次尚女二人長適番易陳復次適同里吳紱孫男朝生孫女三長適吳其餘幼夫余之得姓受氏遠矣按其家譜五季有諱某者繇昭武避亂徙撫金谿之大原里其後日蕃且大環數里罕他姓故太學尚舍鑰以文行師表州里進士景翔負能詩聲皆君從大父也皆從之遊課試每占前列上舍公喜曰吾家其世有儒乎叔浩亦屬文舊有聲場屋嘗樂誦孟子養吾浩然之氣之言學者從而尊稱之為養吾先生既而君克肖復稱為亦吾云銘曰

人有瑣々薪且馳我則裕矣安弗為弓冶之子猶裘箕雖不

張王何忸怩前山之藏其妥而

樟南吳山人墓銘

撫州南金谿之吳為詩書家余嘗及交數君子率謙讓厚和聞

有德明父者以種學積文教授于鄉里乃未及識朋友之東西

行未嘗不交相為問又聞其族居數百載有古樟其大十圍枝

葉覆蔭百畝德明構重屋其南戶牖面之置古書畫器四集子

弟絃誦燕賓客其上因自號為樟南山人他日忽有大布之衣

纍然而踵吾門者問之蓋德明仲子綸也德明以至正己丑二

月戊寅卒將以九月癸酉葬冠嶠且死謂之曰吾嘗欲自述平

生今不能已銘吾墓者必江東李君乎故敢以請余愧不吊遂

不辭德明諱慶熙性和而剛人有善必嘉獎之有不善必委曲

開導之好自用者能面折之伯兄鰥而貧姊疾不嫁能養之卒葬

之生至元辛巳春秋六十有九有著述三十餘卷先正評之曰



文則端削刻厲無山林枯槁之氣詩則聲辨而閎節幽而適長  
短句則辭麗而音婉咸以為然娶余氏子三人縈綸紱女三人  
長婿余文學次魯性皆同邑人曾大父諱湛大父諱泰享父諱  
庭蘭字伯秀宋咸淳間由乙科待補太學生有詩名吳文正公  
序其集學者尊稱為靜遠先生其宗有居新田者沙岡者郭仙  
者吳塘者吉原者歲正月元日會長幼無慮萬餘指必富者主  
之謂可以容車馬具饗殮德明獨請曰此家之盛事雖貧敢不  
自強曰其言有勸者其上世由濮陽而金陵而信之弋陽三山  
而撫之金谿沙岡五世祖青陽尉沆徙今吉原云李存曰余與  
德明生之年同業同出處同男女多寡同而死之先後獨不同  
何也世稱莊周善齊物果其言之寓耶抑亦有其理也苟有其  
理則何生之足喜而何死之足悲耶且人之於世識不難而知  
難余與德明縱無一日晤語之歡今聞為是言也寧不一戰然

於泉下也乎是為銘

于桂軒墓銘序缺

葬山田族壠傍

是山為塋是田為成以妥厥靈宰樹蒼々父母不忘兄弟斯歲  
團山渾淪尔丘尔園宜尔子孫雲仍于思刻石于辭桂軒之宜  
于君孟高墓誌銘

君諱岳字孟高姓于氏其先由長沙徙饒之安仁青山既又徙  
樓山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希顏君幼而端重長而寬慈見敬  
於鄉里歲旱必齋戒而禱有疾癘必為禳且藥有辨爭必解勸  
之逋負度不能償者置之喪葬度不能給者助之人有田宅相  
與者必直而受之而非所致意焉嘗有來曰其有某土君之疆  
也宜以歸君而其氏欲之若何君咲曰吾不奪人欲也子其與  
之君之基與某氏地接他日其妻死謀葬拘忌以禍咸謂可拒  
止也君曰禍福在天人何能為闢垣墻道之入縞冠執紼而禮



之歲庚午大飢 有綿售一束愿得錢三百即與之既而計其直倍也明日訪其人復與三百族有故基屬君已三十年忽念曰某家唯壹人耳而無所底止名而還之使復築也先世之藏有曰大姑凹者且百年術家謂其興盛此墓之由他日有焚其親之骨竊葬附擲者事泄君蹤而得人意其必棄散也而君則擇地理之曰庶其復收彼骨何罪至正丙戌四月庚申以疾卒生至元己卯享年六十有八娶余千余氏子男三人長中金玉局提管 照磨次常次勉女一人適同邑上官昶孫男三人以其年十月某日葬株樹林中來請銘李某曰家之興蓋必有德者生焉今觀孟高之為不 何慙也鄉里稱之子孫則之可謂長厚人矣是為銘

薛方彥墓誌銘

方彥姓薛氏世為貴溪縣漸安里人其先多顯官碩儒曾大父

某大父某父某國初科舉廢世族子弟孤潔秀拔率從釋老游故方彥亦入龍虎山奉真院習清靜言云方彥甚警敏道藏書儒家經史靡所不覽余君士益甚器愛之而資之學稍長加冠服能賦詩語意輒不苟其季父玄卿同山而異寮有詩名于時實亟稱之而學士虞公亦為之序文能鼓琴刻其琴之陰曰條風嘗請予賦條風之辭他日士益自營其葺於前山之陽俾方彥董之方彥為手植杉檜數萬本而次第屋室之士益曰守斯營者其方彥乎無何方彥以疾卒時至正乙酉三月也生已酉得年三十有七平居頗廣約與人處未嘗自能由方彥而上某某皆其所嚴事由方彥而下曰其將以某月某日葬前山所營之左上官某來請銘曰

蒼々而玄々既豐尔才亦胡為乎嗇尔年山之前忽此阡惟長歌短篇庶其有可傳



秋碧先生孫公墓碑

至正己酉夏六月某日龍虎山葉某來曰某之師孫公也受業於公之門者多矣某雖最後然自髫髻至成人皆公德也當公之沒而葬誌在其壙者槩而不詳每病之敢述其平生以請將刻諸墓上某曰死事而緩春秋所譏曰緩固罪也有美而不傳亦罪也顧無以辭按所述而文焉公諱某先自卞徙金陵既徙上饒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見時有成人風父曰此兒豈塵埃中物命入龍虎山中師事薛公某為黃老言既長美髭髯長身曠如也三十八代天師張公才而置之幕下嘗秉傳奉表京師大德間判廣西靜江道司未幾陞道錄曰吾舍親從師果何為者而碌碌低昂若是弗就職至治間里火私室為之燼公即白其長而新之不期月而完既迺謝諸事惟日稽經史歷代帝王紀年為纂要數十卷又攷求善言行若日不足者每曰

人生欲仰俯無愧耳豈徒以遯林谷為名高哉他日忽臥疾左右進藥曰吾疾病以何藥為奄然而逝時至順壬申四月某日也生宋咸淳戊辰得年六十有五弟子凡三十有八人以其年五月壬申祔城門先塋公事親孝事師恭待下以和與人交有信功於人未嘗自言且德色也人皆高稱秋碧先生云復系之詩曰

世有勲爵身亡而亡曷其然後苧弗張繫此係公林下之綱紈寔穎雅長而軒昂德則陵阿蓼菁才可歷試豈惟肯堂宜俾其人深懷孔傷嗟爾師友已外于方相視翛然率理弗荒乃托斯文森天常樂育之風有繼其芳山高水清矜珮鏘視此貞刻永矢勿忘

程君明仲配萬氏墓碣

余于清溪觀道士程希浩來曰希浩幼出家既不得朝夕養父



母、沒復不得歲時躬薦享求所以不朽之者道無由敢述其平生乞一言以刻諸石而詔夫後之人余嘉之輒叙而文之君諱鑑字仲明其先由金陵遷番易魯大父諱濟大父諱文子父諱一新君九歲父母相繼即世保抱皆老奴嫗晝則阜胥詐之暮則盜賊闖之家蕩然稍長知自立娶同邑万氏輔以儉約勤絲枲而君亦稍以公直見稱鄉里言行事大率公不私遇孱弱待僕妾無不情盡會有召役躬出入郡邑或牽糾不歸者連歲初其居于習泰鄉紅岸橋東西即豫章境上宋建炎間制置謝公枋得軍安仁時豫章已內附候者謂大兵自江右來必經是橋由是公遣將焚之延及居人程氏所藏書史器四契券無遺者君構室橋西以居回占籍豫章上世有受朝奉即者無譜牋可考獨餘分財產閏約一通題曰程朝奉家云既而子孫象室隘則新而廣之傍山多蘭每移培軒墀下人因號君為愛

蘭翁也孺人以仍改至元丙子十有一月 卒生前至元乙亥享年六十有二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馬道原魯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鄒氏宋四川茶馬使孟卿之孫後七年為至正壬午九月君卒時年過七十聰明強健如壯父者生宋咸淳庚午享年七十有三以其月某日合葬于馬道原之兆子男五人長希祖次希浩次希本次希顏次少牧亦從希浩著道士服清溪觀云李其曰人言老氏之流為申韓刑名蓋以其刻峭少恩也希浩為老者而獨能薦於親唯恐其善之不聞况程君早孤多難有立家以復振其亦有可書者歟

父母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若榕姓趙氏上世宋秦王庭羨其後有居饒之餘干者魯大父大中大夫諱彥仙大父福建帥府機宜諱悃夫父廣昌縣主簿諱時潔夫人笄而歸臨川艾公天定宗道、初娶危



氏生男女二人而卒繼以夫人時男女皆幼夫人視由已出生  
四男三女而宗道卒至正乙酉十月二十日卒生宋室祐丙辰  
春秋九十子男五人長暉次某、婿某、將以卒之月壬申葬  
石坑暉走百里犯水潦懇、馬道母德於予且乞銘焉銘曰  
燁、貴胄來嬪士家孝及舅姑力于棗麻夫子前逝禮循凶  
嘉聲闕堂閫步絕泥沙譬彼良玉溫其無瑕晚崇佛典不奢  
不窪宜壽之上宜福之遐胡為一疾 石坑之山松  
柏茂佳利彼嗣人綿、繼瓜銘詩我作孰媚而誇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壙記誌銘墓表類

王景達墓誌

王埏字景達其先蜀潼川涪城人從魯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  
由侍右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戶時蜀在邊人危於被  
兵因留家饒安仁云魯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  
榮朝散即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畧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  
府事父庶子恭埏幼而端愿寡言咲怒喜不外見稍長善讀書  
鏘然如出金石既冠昏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永明稅  
務大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于僕妾無  
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  
長某國學陪堂生次鎖即次德槐女三長許適同里吳某俞某  
次幼以是月乙酉祔武岡府君墓下里曰高嶺埏嘗受學於存



其疾也存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挺欣然聽納。勅專子各事。毋我戚。遂逝。今葬也。其孤願有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挺之為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百。謂天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乎。壽其何必喜。而天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

馮紹先墓誌銘

紹先姓馮諱瑞京世為信之貴溪縣馮原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幼從師某學道龍虎山中及壯侍玄教大宗師吳公成季于朝未幾被璽書提舉饒州安仁縣崇文宮事紹先短身長髯遇事果敏人不能欺嘗扁其所游息之室曰獨牧庵集賢直學士豫章揭公侯斯為之記至元六年夏天師大宗師皆擢君整理東南諸宮觀事十月辛酉以疾卒生至元庚寅得年五十有一其弟子祝永慶先十年卒次則蔡允中等以十有二月丙

申葬荷花石下君平時所自擇也允中以君少從存游請銘其墓存曰君雖黃冠居林下其才器有足用于時非瑣。不振者也惜志若未盡遂復不得高年以沒豈非命哉然既為老氏學未必有所芥蒂矣是為銘

上官氏古脩墓誌銘

公諱璪字伯潤姓上官氏或曰其先蓋出於羊公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後居閩五代末有守正者徙饒之安仁七世孫炤迪功郎知藤州岑溪縣生元善元善生宗德是為公之父公幼而端敏嘗讀書上饒徐巖國初科舉廢

頗亦時

出竒又喜為長短句及常所往來簡牘必新俊膾炙人口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所居室琴瑟書畫凡案間彙置整。客至與清坐煮茶日竟夜分無倦容人亦不忍遽舍去親昆第四人子姪數十輩無間言鄉里或寒者減衣。之飢者分已食。之雖



農圃臧獲語及公靡有不惻，然者居之南百里外為古象山。昔陸文安公講學其上天氣清朗時滄，如翠色公素慕文安之學，構小閣松竹間，面之而題其楹曰翠南山。人傍即佳子弟多從之游，每曰古之人惟脩其天爵而已耳。故咸復尊稱之曰古脩先生。公神清而形癯，美鬚髯，衰年益童顏，常著紗帽披氅衣。人望之脩然，即之溫然，聽其論灑然，嗟乎其亦古君子之徒歟。至順元年十月十九日卒，生宋寶祐癸丑，享年七十有八。娶馮氏先卒，子男四人，仲佐，億，僕，女一人，適同邑李卓孫。男七人，孫女，忍，曾孫二人。公於是年春嘗自為文預誌其墓，及病中作中秋等詞，類曠遠於生死，無滯礙者。又嘗特書于東曰：我死毋事浮屠，仲等將以十有二月庚申葬于里之桂洲舒家原。以書來請銘，且曰：吾父疾病時，命諸子曰：銘吾封者必李君也。存曰：當世縉紳先生知公者，蓋不少。且公平生所著述，傳而誦者

多矣。何憂乎不聞，而公又以子妻吾兒，人其以我為私乎。仲等曰：然則如治命，何不獲已而銘。曰

崇茲墳，不埋而文。

### 周氏孺人墓誌銘

至正甲申正月某日，信州貴溪縣孫君允元，德昇以書抵余曰：僕之妻周邑之上，鬻里人笄而歸于僕，性端重，不尚粧飾，勤絲枲，賴以不匱。先妣董待下嚴克，奉順意有所，俾輒用其私財，不吝。嘗自言其祖制，榦府君素不易許，與從祖監元府君親昆弟三人，其出繼於王氏者為漕元公，入國朝家皆甚大。尚詩書而好賓客，四方莫不聞。祖姑則又配三十六代天師張公，得封慈濟元君，貴重一時，咸喜其謹恪，愛遇有加焉。至正壬午，十有二月某日，以疾卒。生至元甲申，享年五十有九。僕家有園數畝，桑柘外頗植花菓，暇日未嘗不同游觀。平居有所欲為，未嘗相逆。



也卒之年僕適六十三月方游近郡歸欣然出迎既而親友四集以慶躬治具纖悉無遺者嗟乎雖偕老而至於七十八九十於俗情何多豈造物者似俾其訣於余也今將以某月日葬里之脩家原吾子之文辭有近於古者敢述以請而刻諸墓按周氏諱淑敬曾祖諱新故宋將仕郎某處提刑司幹辦官祖諱以柔迪功郎某處節制司幹辦官父良輔子一人孟輝女二人長適周恭孫次適番易余璉因嘆曰墓皆有銘非古也然內行孰有不信於其夫子之言易稱婦人貞吉者周之謂也是為銘

夏泚之墓誌銘

泚之姓夏氏諱有慶世居饒州安仁縣洲頭里曾大父諱某大父諱孟銘宋間鄉貢進士父諱祖禹徙信州貴溪縣沂陽泚之幼敏厚讀書父嘗疾病封股肉糜而食之愈母死既終喪每戚之不樂且賦詩自悲他日一游東吳西蜀北及于京師最

善奕旁數郡奕者多為之弱後至元庚辰某月卒生某年甲午享年四十有七娶安仁鄒氏先十九年卒子曰衍再娶臨川饒氏子曰觀皆先卒衍美質知向學嘗從余游以壬午正月某日葬郭原來乞銘曰

少而脩壯而遊雖年之道碩有人兮為箕為裘宜休之于此丘

張子威墓誌銘

子威諱雷姓張氏世為信之貴溪上磔里人曾大父某嘗學易於琴山傅先生某宋某年間由推恩受運管承務當時從之游者尊稱之為靜寮先生云大父某博學尤長於詩登咸淳十二年進士第累官知饒州德興縣父某國朝池州路儒學教授子威生再月而教授卒稍長母馮氏力教之他日聞先世遺事痛自傷欲遠來師友為學以自振然不忍去母於是珞藏其書史



圖畫曰以埃吾子孫乎力耕稼以為養稍喜讀黃帝岐伯伊尹  
湯液張長沙諸論察脉伐病鄉里稱焉既有薦於醫司者檄錄  
醫學不赴至正某年某月日偶疾自脉曰吾其死乎果尋卒生  
至元甲子得年四十有九配周氏嘗有子不育子兄水林之子益  
明先一年卒有孫一人曰某才 歲妾周氏有子名某後七日  
卒女二長贅同邑周冕次幼以明年三月甲申葬里之萬山從  
運管公之兆余嘗識子威長身而皙澤與人和而不忤婿周冕  
能擇師教之冕未有成未克報而子威死冕悲之為乞銘嗟乎  
子威子兄之子既豫以死妾幸而子又隨以死造物之於子威  
何尔酷耶然則婿能銜其德而不朽之其亦足以少慰子威於  
泉下也乎是為銘

祝蕃遠墓誌銘

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毫者自衢來今信之玉山縣

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  
嚴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幼而警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  
公本心之學蕃遠從之游稍長頗不羈他日忽感悔復求從先生  
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信大喜曰論語曰吾無隱乎尔記曰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當時陸氏師  
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大明此道朋友知慕鄉者輒明目張膽  
為言親之猶同根援之與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已氣質之  
偏慝攻辨之不遺餘力故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事  
師之禮尤謹苟宜費而乏雖質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  
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某州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以易經  
中鄉舉會試不利文安公舊講學象山祠宇久廢言郡縣率同  
志復 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菜者嘗不下百人文安之後  
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鰥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



書院山長學者輻湊調集慶路儒學正南臺都事奏公某聽其  
講經明暢即命子受學滿陞饒州路儒學教授遺書幣致旁郡  
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買住公平章湖廣行省辟  
為掾史叅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賊  
敗法徙奴兒干厚賄求近不可播州宣慰楊公某率酋長請驛  
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  
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焉既而授將仕郎潯州路總管  
府經歷先是屬司報徭賊數百入境同知保童勤兵迎敵及境  
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被掠脫身走卒遇官軍窟草中保童執  
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榜  
掠死獄中保童因偽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  
疑不署積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保童賄不就辨四人又死獄  
中適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拔實公歷廣東西聞其寃命更

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伯顏不花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  
會梧州推問事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于外保童復  
不就辨且教曹吏家人訴帥府復移藤州會赦皆免公竟死藤  
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  
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襯踰五嶺以歸  
至豫章之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有一月甲辰葬饒橋公當  
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凡數千言及平生所為雜詩文若  
千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事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誦前  
事文剛來乞銘頌雖與公為同門駑下不逮遠甚而切偲之義  
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潯  
之辨藤之死殆不善為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蕃遠不為也居  
其位坐視無喜死蕃遠肯為之乎前乎吾事撥而不與則偷勢  
有不可故而去之益偷然則蔓且緩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



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無乃用於其細曰蠻夷之俗戇而忽  
睚眦輒殺傷二十年間嘯聚而逆命者往々而有多由吏於其  
土貪者魚肉之忍者草芥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蕃  
遠之爲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可安邊鄙數千里然用  
不盡其才死不在牖下羈窮瘴毒其志亦可悲也夫是爲銘

舅氏隆卧先生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長翁世爲撫州臨川縣遵化鄉蔡原里人曾大父諱  
有才宋迪功卽某州某縣尉大父諱舜夫父諱大政太學內舍  
生公少而豪邁讀書輒能評論古昔年十四五習舉子業自謂  
取科第如拾芥俄而宋亡國初政令新儒者多兔窟鳥散公每  
出入府縣或胥徒微呼率明目張膽而言會郡庠正儒籍公則  
褒衣大帶前列未幾鄉里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因以機察  
縻之賊盜據險高營寨白晝剽劫殺人他日衆忽突入公家公

曰吾與若何寬欣然出揖而導之曰酒肉在此室咸竄走鑰不  
可啓請以刀毀之賊喜飲食而去內舍公存時有竊其山木者  
訴而杖之至是與賊黨言於其首欲籍報怨首命左右來呼公  
公卽往以所言問公曰內舍罪竊木時吾方若干歲內舍死以  
若干年吾何知首善之曰小內舍其歸也又未幾招討郭公某  
提兵來收捕公以詩見之大喜不數月盡獲公適至幕下縣索  
地坐數百人皆將斬之公從容言渠魁脅從在所當辨郭公諾  
由是活者甚衆平居朋友相過從必抵掌大笑闊論人有非輒  
面折之不隱待奴僕或謔或罵率喜服不怨其文詞多雄直若  
不甚經意雖農圃聞之無不曉而味則優遠號爲作者或窮搜  
冥索所不能到蓋其天性素高如此也故遠近之求文者踵至  
晚有重脰之疾杖而後能步嘗謂諸葛孔明蓋高卧隆中者而  
功業乃尔苟有用我亦豈盡腐豎乎故自號爲隆卧老人云某



年某月以疾卒生宋咸淳癸丑享年七十娶同邑許氏子男一人曰夢得女三人長適同里何次適豫章胡次適同里丁初夢得以陰陽家言權厝傍山至正丙戌始得吉兆於鄉之北庄以十二月日葬來命銘于李某之公甥也微賤言不足以重公然則如義何銘曰

孟氏論氣至大至剛士必有此養之日強彼蕭然者一沮而僵其立則林蕩如空場惟此吳公磊落軒昂末節細度畧而弗綱雖則不試肝膽揭張虛此抱負鬱為辭章如舟春河白波蕩之表乃衣冠胡不後亡傍山之殯屢易星霜茲得吉卜在彼北庄安尔宜後水清山長

陸氏孺人墓誌銘

儒人諱某姓陸氏世為撫州金谿縣青田里人宋文安公象山先生九淵其四世祖筭而歸饒州安仁縣松唐里吳君中立斯

賢子二人長謙次恒女一人壻同郡臨川夏柄孫三人通迪遵至順五年癸酉三月丙子無疾而卒得壽七十有五謙以元統三年乙亥某月日葬里中山謂其友李某曰謙之母性靜而和寡言辭平居堂奧間若無人者容止甚安坐立必整先君子年若干棄二孤家甚貧毋儉勤以掌之不為憂但常曰吾為汝家婦時惟恐得罪舅姑若輩宜自立毋為尔先人及外氏羞謙因得從師百里之外歲時一歸省囊裝蕭然未嘗一語及也素少疾雖老頤輔間潔無唾涕丙寅之歲恒復卒謙則無所事

得朝夕養而吾母亦不為人世留矣吾子有同門之好賜一言以刻諸幽則吾母之羨將不隨以死乎某悲其言不敢辭

銘曰

生有德血氣治既高年不病死埋斯阡宜孫子

三老材甫桂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材甫姓桂氏世為饒之安仁縣人曾大父諱伯玉大  
父諱萬父諱文君幼而機敏不隨常見嬉狎齟齬從師刻意工  
字畫稍長從縣曹事法律每居人傳中氣貌軒然常喜讀司馬  
氏所編資治通鑑對賓客論誦輒聯篇累牘甚習平居事父母  
甚歡母性嚴苟有怒教妻子屏息不敢毫髮違者既而父母相  
繼卒喪之甚哀時刀筆尚深刻貪舞君不肯詭隨遂棄去既而  
家日裕新其屋廬女弟既嫁疾病而夫貧君使歸醫母日若居  
妹苟不愈何如對曰委之夫家恐不能生吾手足也寧能以居  
之新故為重輕乎已而果安由是居善藥於門以濟急難歲延  
明師教其子孫會朝廷興科舉豫章王公克耘以明經登第復  
命其幼子從遊於東湖之上所居當巨石之麓道有歌仄早  
暮行者蹶傷捐資鑿石畚土甃之使平人甚便之內附初邑人  
死於兵者相枕籍老長信浮屠法歲仲冬率費建大齋龍安寺

以為常君慮不久俾同邑人艾君秀實舍田歲收米一百石以  
充費季父不娶無子君養之間遇始生之日必具酒食召鄰之  
年相若者共娛樂之八十三而終喪葬之如儀里人有貧死不  
能棺者棺之寒不能寢者楮衾之初朝廷以饒產金募民能淘  
采者輸金以當其賦稅時有無田而家則裕願虛輸以免百役  
歲久而弊貧逃死絕者數百家而里役代之輸君嘗私憂曰國  
家之經入何道而可免按其籍考其例有除賦多而輸金少使  
輸除相當則可無虛輸者上不虧國課下足寬民窮然則苟無  
賢大夫亦不能行也蘊之而未發會真定王公慶來為尹逐白  
而行之皆悅立均金之碑以著尹德而推所從始則實君有力  
焉邑自泰定已來賦稅之藉虛詭百端至正庚寅秋姑蘇金公  
也可峇溫來尹首延君為耆老君陳賦稅之弊公毅然欲釐正  
之令民自首俾君謀其事且擇老成厚重以自輔於是首積盈



按無何而公致政人皆惜其事之甚美而徒已於垂成也君嘗  
構樓數十楹於居西戶牖四開皆茂林古木尚書雒陽楊公問  
之爲大書秋山二字俾揭之楣至正辛卯四月二十又六日不  
疾而卒生前至元庚辰春秋七十有二配徐氏子男三人長榮  
次敏先十五年卒次集女一人適同邑周良孫男九人溥淵灝  
澄復生馬兒夢祖壽祖顯祖孫女七人長適同邑劉晉次適吳  
泰次適趙同椅餘尚幼曾孫男二人華生魯孫曾孫女一人前  
七日自營其藏於崇義鄉之三公山八月二十日丙申榮等將  
奉柩以葬且來乞銘君長身美鬚髯多言論正不阿故士大夫  
樂與之交死之日咸歎曰邑欲復求如斯人其庸可得乎余謂  
世之溺沒於刀筆者或肆其志嗜利如飢渴老不知止而君則  
幡然於盛壯之許優游於里巷者唯知燕享之不暇而君之言  
行事往有及於物亦可謂自板尚義者矣銘曰

林、世間愚智不齊此獨何見出乎等夷子孫蕃衍爲家之  
肥山曰三公既高且竒生所樂者死其妥而

高得遠墓誌銘

高深字得遠其先蓋閩人世祖遷撫州臨川縣廣東鄉之洙塘  
曾祖次儉祖應星宋壽春府下蔡縣尉父一夔登仕郎德遠幼  
而警言敏經史百家言過目輒成誦下至稗官種樹等說靡不涉  
獵且有能詩聲年三十有七卒時延祐己未五月也娶饒州安  
仁縣倪氏奉訓大夫銓之女子二人其一以至治辛酉三月甲  
申葬陳坡嶺他日獲與其從子溥交溥示德遠詩數十首讀之  
淡然有晉魏風溥因爲存言德遠嘗宴遊一古寺中其山水清  
絕非若人世者數僧與之倡和出語輒竒覺而識不忘於是即  
其鄉某寺之東築別室而扁之曰崇江道院種竹培菊似欲忘  
世者其高興率類此存嘆曰甚哉秀而不實也使假之年長養



其所蘊則亦詎可量哉溥復請追銘其墓以慰之銘曰  
其生也豐醲其賦也清冲且壽而夭天乎何憂

于曉窻壙誌代人作

先君諱希明字友諒曉窻其別號也世為饒州安仁人先居青  
山里後徙樓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君早孤卓然植立內  
外周旋靡有瑕缺性剛決不苟取及晚年寬衣方屨逍遙閭里  
間人皆敬其為忠厚人也好佛氏嘗綉梓印其經以施人又嘗  
粧飾僧舍佛像助修橋梁凡可以利濟率為之無吝色至順己  
已歲大旱明年穀價四起先君酌時直之半以糶無錢者假貸  
之搯瓢者輒給之閭里得不饑蓋亦知所自也天曆壬申八月  
七日乃先君始生之旦為之齋戒追遠不樂明日具燕飲聚長  
幼極歡越六日及午泊然而逝生於宋德祐癸酉享年六十娶  
某氏男二人長某次某入龍虎山為道士女一人適同里李某

元統甲戌十有一月葬某葬之日凡親友皆會哭且曰于君  
資性廉約不事榮寵可以謂之貞矣稱其財以濟人可以謂之  
惠矣宜私易其名曰貞惠先生焉某等不孝未能求銘於當世  
名筆謹述大槩誌諸壙

自書趙氏壙記後以陰陽家言以為不利至某年月日復遷於竹庄西齋之右如前置云

趙氏諱安字和卿世為浙西湖州人曾祖某嘗尉饒之安仁因  
家焉累官至某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某通直郎浙西帥府幹  
辦官父與權前鄉貢進士卿生二十有一歸于我家甚貧無婢  
奴躬汲爨曰子勿以為意吾能安也時先君年又高有痼疾日  
須藥物食飲不時而余能假館於人以為業且賓客時至隨有  
無為具一以諉卿唯未嘗拂吾意也寒暑衣余及子女四人  
皆出朝暮細績凡二十餘年久之家祖給或有酒肉必先尊者  
次及客次及子女已衣裳隨時日新補綴歲蚕織或人遺束帛



悉以資嫁取平居寡言笑旬朔不出戶庭然身疾病瀕於死者  
數四每曰吾必先子逝矣元統二年甲戌正月丙午卒生前癸  
未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後三年為至元丙子十一月  
乙酉始克祔于合掌塘姑氏之墓之側虛其右以俟余也子男  
三人曰卓曰章妾薛氏生子一人曰多孫男一人曰景星女  
二適餘干柴觀及同邑逢復云

湯氏孺人墓誌銘

至元丙子春三月丙子逢以謙母湯氏孺人卒得年六十有七  
將以十月丙戌葬繆家塘命銘於存二之女實為孺人家孫復  
婦義不得辭謹序而銘之孺人諱某字某世為饒州安仁人曾  
祖元祖元齡父懋字昭甫淳祐間鄉貢進士從高祖漢工部尚  
書孺人筭而歸同邑逢君應瑞時國初搶攘君應門不暇給孺  
人力蚕績督播種事舅姑食朝夕上得盡乃喜生以謙而君卒

則益自勞苦以謙稍長即俾從師百里外既壯為之聘孫男女  
七人有嫁娶者而孺人老矣然未始自倦怠也由是家用粗饒  
且性甚敏慧其子孫得親友簡牘遇草書或卒不能通其旨者  
則語上下文云々良久曰其言蓋如此也已而果然又強記自  
幼聞人讀古詩文輒成誦終身不忘父母老兄復不娶皆養於  
家凡三十餘年死葬之以從兄之子後之歲時洒掃其塋域必  
求其所嗜者而薦之未嘗不流涕也父兄夫平時手書雖片紙  
一字藏之甚謹初逢氏五世祖汝霖事宋高宗累官至統領江  
西湖廣荆襄六道漕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高宗嘗賜手詔二  
世築樓以守之歲久而燬至是孺人克新廣其室命樹其刻於  
前榮之右曰逢宗不振久矣將使後之人世々毋忘為疇昔仕  
族者也卒之日又謂以謙曰吾死有憾者吾父所葬地常病其  
卑且洳也欲遷之而未能今則已矣其為我大書深刻於石而



立之曰湯公昭甫之墓庶乎雖久而不湮也嗟乎孰謂女子從人者也老且死猶眷眷於其親其不謂之天常甚厚者歟宜為銘，曰  
婦也夫子宜之女也父母寧之母也子孫成之藏也李存銘之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此間全屬古詩文賦雜著其言甚多且其言甚厚者歟宜為銘，曰婦也夫子宜之女也父母寧之母也子孫成之藏也李存銘之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雜文

跋張伯遠及諸公子秋夜聯句

吾聞諸汪子仰曰樂哉吾徒之叅詩也通夕嘗再飯焉想當其時旁薄六合而不遷比類萬彙而不予其必有森焉相長者矣夫豈徒，而從具，而逢者哉自韓孟以來無有也

跋約軒說後

臨川危太朴之先大父明府公清介士也嘗以約扁其讀書之軒蓋有取于論語可以久處約之言昔文肅包公已嘗為之說大抵謂其可以久處約者聖人之意在于仁也仁者何不失乎我而已矣天地至大也而我即天地萬物至多也而我即萬物鬼神至不可詰也而我即鬼神古往今來至長也而我即古往今來陰陽寒暑至變也而我即陰陽寒暑夫如是舉天下之物



果何者足以嬰其神累其心哉是故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者有焉納履則踵決捉襟則肘見而不以為病殆非強為之也我本如是故也若徒曰斤之焉操之而弗失喘之焉而不縱外物之足以擾之乎吾中者悍然拒之使不入則亦非我尔矣夫我者妄也妄者實之反抑君子何居乎太朴既能不墜其先人之訓而又肯與吾遊求我之志浩乎其莫之能禦夫如是則其于處約也何有

跋烏石公傳

李存曰存弱冠時多從上官先生所聞烏石公名先生既為誦其某詩某文之美又為道其某言某行之通識諸心者久比又聞其年且八十而耳聰目明善飯里居三數十里間徒步往來如壯時異哉顧予猶未之識也他日公以其嘗有得于性命道德之微著而成書及自傳其平生志尚履歷大槩與夫一時聞

人之所褒贈凡累數十櫝命其子湯臣持以示存、讀之如行通都大邑人物樓觀寶貨車馬服食器用之盛又如深山大澤龍蛇變怪鬼神恍惚令人應接不暇嗚呼若公者蓋所謂瑰偉磊落人也信乎其如所聞哉信乎其如所聞哉

書湯母夫人楊氏墓誌銘後

存五歲而失母存之父嘗詔存曰若之生也少乳若母濡以粥湯故再期而始步它日若母織也若嬉于機下巷有市糶者若聞其聲而效之大喜投機而持若手拊若頂而口焉曰兒也不亦能乎徧以告吾常、而思之若母之慈于若也斯其細者也若今妻且子亦嘗反一日之細于其母乎亦遂忘者乎存流涕而已湯君中立之棄于其母也亦若存之年而中立能乞銘于其舅氏而追求之徵言于朋友而稱顯之而存也無一焉惡用子哉或謂仁人之于親也終身而慕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而奚以儒者之空言為存曰然則然矣夫情之達于文者文之至也文之至者孰有不覽者乎其孰有覽焉而不興者乎

跋吳非吾葦間拏音集

柳子厚之詩有曰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工予誦斯言久矣而未之能也它日讀江右三吳山人詩其亦有志于斯言乎不然何以題其編曰箒間拏音夫葦間之音天之未嘗作也而余則塵垢粃糠之徒山人方且遠離乎嗜欲之窞而率履乎清靜之域其果進乎此不難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山人乎

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卷後

昔陶元亮遭易代故不肯以五斗米折腰遂賦歸來之辭天下後世聞其風而誦其語者孰不以為高龍虎山中陳君亨道始遊錢塘即從而追和其餘音以歸其旨趣若有慕于陶者李存聞而疑之曰陳君生長于國家承平之日則又黃冠而羽衣其

所處其所遭大與陶異駕飛雲而御長風而遊乎天地之間玩咸池之浴日驗溟海之鯨化亦豈非吾時乎若曰無所事于其他而徒慮夫松菊之或荒者則是既不役于他物而亦將見役于松與菊矣陳君以為何如

書趙氏種杏堂後

至正辛巳十一月乙丑作

昔董善醫苟活一人不責其報令種杏五株歲久成林當時羨之故有紀後世慕之故業醫者其稱號其扁室徃、取于杏而余嘗有疑焉杏之林所以識活人之多而又將以業子孫也然則活人之多而必識在中人或不免于自德因其可生而生之則吾之醫也天吾之醫也天、獨嗇夫吾子孫乎自德非古也汲、于子孫亦非古也蘇子瞻謂寵安常之于醫時賴其全活者常率不識之余亦頗好方間為人有瘳者想安常之風不知顏面幾發紅也學董奉種杏易學安常不識其人難餘于趙冲



遠本儒家而游于醫其邑人吳子謙以種杏名其堂且為之記  
蓋期其多活人而業子孫也而余又欲勉其如安常之不求識  
其人而進于天者也或謂余之責于人者似無已夫古今人亦  
何必相及是則自棄而已矣

書宜黃李氏族譜後

讀宜黃李氏族譜于余心甚有感焉何則吾六世祖之墓  
已漫不知其所顧家素賤貧非有封土之崇營制之靡守視之  
嚴也其湮沒之易也宜然又非有去國離鄉之故也死某年葬  
某所亦豈非譜之不脩也欤然則自吾之六世已不知其墓况  
其遠者乎是則甚可懼也方集吾兄弟子姪將以庚辰拜五世  
祖之墓且曰來者毋獨必也携幼少乎懲其不知而續其所知  
也善乎夢泉之叙之言曰亦欲使子孫識祖宗塚藏之所在又  
曰事有若緩而實急嗟乎是皆先得此心之所同然也乎

題孔李圖復

右仲尼問禮于老子或疑孔子聖之盛者也顧乃問于老氏豈  
記述者之謬欤殊不知當其周流諸國時如鄭之子產衛之伯  
玉皆所嚴事善矣如季子則往觀之知紀官如剡子則問之况  
賢于老子者乎今載諸傳紀者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云二則曰  
吾聞諸老聃云其辭讓忠厚不沒十人蓋如此嗟乎斯其所以  
為聖之盛者欤是心也又果而圖之也欤

題危太樸詩集後

危太樸携其詩文自臨川來過余敬之愛之間又出祝君蕃  
遠所與帖其言有曰驅輕噓肥券內事也意若勉其盛年進  
于德毋或有羨于世俗之華口體之末者而太樸亦自謂吾志  
豈在于是余曰太樸之志雖不在是如祝君所云獨不在于欲  
以言語文字上下出入古之人耶太樸俛且笑不荅余曰使言



言如古人既美矣更心：如古人又盡善也雖然謂太朴心：不如古人則亦誣太朴甚矣但患太朴不求其所以如者尔苟能一日求之則其言也非人而忽天非人而忽天則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太朴信之斯勉之秦定三年五月

題方壺畫記後

右邵菴先生為龍虎山中方君方壺所作画記者也方壺蓋學仙中之穎然者故先生獨舉河圖及羲皇畫卦以發明其妙大而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嶽河海變而陰陽鬼神微而昆虫草木舉皆出吾畫中而不遺然則畫形似者俗見也由無形而有形雖有形終歸于無形函能如是其至矣乎非仙者孰與于此

條風軒辭

龍虎山中道士薛方彥有琴曰條風甚愛之燕一室時自撫弄

誠備然塵外人也而徵言于番易李其三年于此矣顧不能措

一語若是其頑且鈍也敬賦條風辭二章寄之其辭曰

風條々兮入鳴絃品物雖萬兮同天其天亦豈有千千古兮

浩乎吾前

風條々兮拂襟袖品物雖萬兮何夭何壽亦豈有千今兮

瞠乎吾後

題宋名臣遺像後

陳維瑤持其家藏宋名臣三十六公遺像過余觀之或如春之和或如玉之潤或如夏日之可畏或如秋霜之不可犯嗟乎時代既久易矣其人既久死矣世固有生為將相于身不行道一語及之強者唾罵弱者俛而反唇至于殺身赤族而未已任褒貶之筆者又誅之于其後是數君子者獨何以得此于人哉圖而存之唯恐其不傳藏而寶之唯恐其或失之翫至不釋手嘆



之有不絕口無他功利社稷德及生民而已矣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亦豈不信然乎哉

鄧氏手澤跋

夫先世賢而相屬以文辭者蓋有之矣後之人能尊其手澤而益以厲夫其後者厥為少哉吾偶于臨川鄧企賢氏見之昔者其曾祖江州府教公之在上庠也其高祖告院公賦詩以勉之欲其自奮于功名者森森也告院沒江州為文以祭之願有以不愧于其父之所期者益森森也他日企賢持以示余龍衣之如新且曰此家寶也苟傳其亦有興乎敢請吾子識之願余雖丘壑以老所聞見于宿昔士夫之家者亦多矣諄諄提耳而藐藐以受者有焉進而唯唯退而反唇者有焉朝損館而圖書夕覆甑者有焉嗚呼若企賢者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夫善繼人之志則往者為不泯而來者為可望也

題陳士周趙文敏公詩卷

吾嘗謂杜牧之此詩必援筆一揮而成既成必高歌抵掌痛飲以自慰何則興之所到辭亦隨之初不假于思修也陳士周偶以九月七日陪趙公游于茗溪之上歸而獨書此者其一時高興殆與齊山九日同也

書黃氏義田記後

昔晏嬰為齊大夫父母之黨有因之而乘車齊國之人待之而舉大者三百餘家此固有祿位君子之賢者也金鉛山黃氏父子能推其有餘以仁夫其宗若向吳中范氏之為者使有祿位于一時其設施當不止此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哉然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世之有餘者唯以奉其口體私其子孫驕其妻妾豪其鄉里如恐不及焉今黃氏獨能若是亦可謂加于人一等矣



題王既明干謁衣衾棺槨疏語後

僕與王君交垂四十年嘗同寓崇文道宮月夜坐茅亭上至四五鼓不寐其于人情世故曲折無所不談也君暮年無子着道士服他日持疏語以衣衾棺槨之未備干平生知舊者昔新安汪公稱隱自營其藏且賦詩自挽以書來命同賦僕詩有曰切聞高世徒不囿生死裏長存非有恣奄化亦無恙豈復較委收尚何擇焉蟻天地我棺槨山川我衣被此施于王君尤宜也然王君一長女最知尊愛父則先死今且八袞雖善飯舉此不為過仁人君子其亦有不動心者乎前而欣之則集事後而欣之或無知也

題上官氏南樓記後

至正甲申年五月乙未作

上官氏聚族而居餘數百年四顧皆岡阜衍迤或蕞茅荒葦獨南為平田大隰深陂長流其崇峻嶺在百里外者率自閩浙

而綿延于大江之右近則又有怪石森布錯立登斯樓也一倚徙而盡得之嘗謂人之賢否亦可因其所好惡而知今有信讀書樓上暢其靜遠之意而探其幽蹟之旨馳騫者宜日消而鄙俗者宜日遠也其季氏友蕃又為之記取而讀之何其胥惠愛胥勉勵率如此其盛也詩曰西南其戶爰居爰處斯樓有焉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二子有焉

題疊山先生臨終遺筆

謝公赴召時過江即不粒食不知以幾日及沛縣也况舟中几席蕩兀今觀其筆力勁健其語皆平時所以激切勉勵人者去此且百年方凜凜生氣然則君之所養可知也已

書丁仲容所贈元行之叙後

余嘗過宗人正卿忽出而嘆且嘆因問他日不若是何故曰有丁君仲容者吾故人也近舟道此入閩謂聞吾子願款接而牽



于同載期以歸之時昨日遠至而江流漲急風且順一夕可數  
百里舟中咸恐其留遂以其恨而去吾子今日來何不昨日  
來也至正甲申之春閩人元行之由江寧縣典史來征商安仁  
東溪之上四方之俊彥集于江寧者共因其遊觀分題賦詩以  
為餞而仲容以文首之末語猶以曩不及過余為恨余曰世固  
有生不同時而能莫逆于其心者亦何必共州里數言面哉然  
仲容以文學老成交時顯貴其蹤跡宜常在通都大邑而余則  
久衰卧疾丘壑今之相失也又特一交臂耳無乃造物者使吾  
二人同其恨乎所賴行之方艾服官政其于東西州車轍馬跡  
將無所不及則吾二人者亦將無所不相聞也敬賦二絕贄于  
卷之尾

來時去急約歸時及到歸時更不遲渺江東二千里兩家  
消息有行之

相知何必曾相見此意寥在剡溪莫道有懷因雪月秋風  
隨處鷓鴣啼

題楊撫州所書東坡脉說後

右楊撫州所書東坡脉說也嘗謂俗降久矣雖巫醫百工之事  
亦不競甚神而聖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工巧者斯可矣夫  
脉也者氣血之幾也合陰陽之和順四時之宜以其不病形彼  
之病故曰全神守氣聽于眇微決死生期德如著龜又曰中虛  
則天母膠于先物自然是謂上玄蓋醫家之所當事而亦豈  
可以易之能也東坡之說若怒醫之道而非屬醫之義撫州以  
八分名當世而為其郡諸生曾文哲書文哲方嗜醫吾恐其因  
所聞而怠于事故復書其後云

題餘姚州海隄記後

余雖山澤之槁然平生見有祿位于時者而偷未嘗不忿為其



若仇亦不自知其果何故也葉君敬常判餘姚州復海隄于數十年廢壞之餘且增廣于舊易土以石厥惟艱哉餘姚北鄙之民其免為魚乎吾聞敬常積業于成均所習者弦歌俎豆耳一釋褐而判是州即能因民之力而成是役日短衣執扑于泥淖畚鍤之間冒風雨犯霜露于大海之濱啖糠粃于草茨之下使餘姚不失其所以為州孰謂儒者拘而不通能逸而不能勞乎信州貴溪縣與弊邑接舊有沒官田租七百餘石以民間之私征而輸于州之公庾整其成或不足徃而逃移田則荒而租自若也由是責耕于荒之隣以輸吏歲舞多寡以賄益病而逃移者過半矣又責于通邑之有賦者從其賦之高下使白輸焉而其間復有能以力免者以至于今無善畫也吾常道過其荒甚衍迤茂草土人以牧歎且自謂苟得尹丞簿茲邑必將請于州于使而專事于荒其山流之大者陂之細者竭之而支其溉

荒苟有溉則墾者不督而力溉所不及則求其坳而涿之亢者圃之三年宜裕乎成也吾然後理其墾之廣狹而均征之又為之求輸于縣倉而免其漕運之費求額于折收而寬其水旱之危苟有可以毫髮輕利之者無不為已不謀削于公家之經常不借費于官府之儲積比于海隄不更易之乎而未嘗有一人口及之者古今天下興利除害之事豈皆必不可為乎患人不肯為再近林鉛山窮根株于造用偽楮者亦以寧且聞敬常已受代復畱而卒役甚以其不偷乎使天下仕者皆林葉其人何廢之不舉何役之不成何弊之不革哉宜乎有顯而文者為之記矣願復贅于言者曰其素心之所樂聞且欲以貴溪之荒有望于賢士大夫之來者也

寄詠胡道士活死人窩

道士胡君常泛扁舟豫章東湖之上而自號其所曰活死人窩



殆欲究竟生死者歟吾聞此無生亦無不生此無死亦無不死  
謂有生死者妄也謂無生死者亦妄也是故古之人雖生而未  
嘗生雖死而未嘗死也然則盍求于生死之間乎曰尤妄也是  
皆溺于情習之痼局于形體之微滯于名言之末是則生死而  
已矣因賦一絕以寄之

方生號死是何人二葉舟中獨自身看盡東湖二上水藕花

楊柳碧粼粼

題葉則善彈琴卷

余聞龍虎山善琴之士二一為葉君則善一為吳君斯許去年  
夏入山中則善為余作于濱州之上使人如乘雲飛游太虛豈  
有毫髮塵垢為吾累哉但未知何時得聽斯許作也舊亦能數  
操以窮鄉下里艱得弦不彈者二十餘年今忘矣夫間遇琴雖  
顏回商意尋之而不成聲自度老不能學且十指多強痛者安

得時從則善携琴徧游山前後興到即盪流泉坐盤石作之顧  
不足樂吾餘年乎雖狀古今清勝事往之可遇而不可必徒撫  
卷帳然已耳

題葉則善濱洲卷後

余去年以六月偶入龍虎山葉君則善邀遊所謂濱洲者過石  
橋流水行灌木中得洲渚披叢篁攬蘋芷白沙間以至葉君為  
燒香鼓琴煮茶酌酒首讀青城公道院記如山川出龍波濤風  
雨不可測又讀其題畫圖聽琴二詩自度不能和也葉君以琴  
和之其聲幾乎繼徧誦諸名勝詩皆奇作益不能措一辭然則  
松陰滿窓戶秋風颯然琴于斯觴且詠于斯吾不知果更有蓬  
萊方丈否也葉君又環欲于余言余何敢也他日命其徒孫又  
通持此卷來追舊歡為強題如右古人有言曰沙之汰之瓦礫  
在後矣



題薛外史詩集

余讀薛外史玄卿詩嘆曰皆光輝盛大之氣發而為豐腴和厚之音也由其以妙年高才居京師久其有得于當時名搢紳者多既而諸公往捐館舍而外史亦由山幾二十年作見心亭築瓊林臺且營塵湖之側以老方欲日相從徜徉清泉白石間當更有超然之興非人間烟火語者而忽以風痺亡矣悲夫其門人趙伯容錄諸梓以行之使天下後世誦其詩而知其人然則外史果真亡乎

跋石痕吳氏經德堂詩卷後

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父嘗從陸先生游歸而作經德堂曰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志遂記之邦之前輩人咸咏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泯墜賴與子姻親也朋友之義盡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吾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后不逮

識而大父然于髫髻時嘗逮識而父叔容雖未解事亦意其為賢者也今而又清抗刻厲于學且而諸子亦皆萬趨向不污信尔前人之教行于家衍者厥惟深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戶教其子孫俾克光紹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筐篚粥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皆而脊焉或落而免隸奔走焉始有甚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至于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者尔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尔祖則獨以此而尔後人又競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然子之談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髮人其不天乎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今于尔吳氏之子之



孫尤信

跋吳季行青山白雲圖後

夫嗜好可以觀人若叔夜之于琴伯英之于書蠶之貨殖穀之博塞一外物不膠必皆有恬乎其情陶乎其神者也故人之言曰定其取舍其賢庸之夫固患所適哉往年吳公季行之子墳得畫一幅于京師以歸山木蒼潤風雲噓薄甚不類于今者而謂高彥敬尚書作也公雅好書畫奇古物大喜之以為郭熙筆有不能以優舒之中辭日以拂玩戒他事毋我聞凡鄉中之能文辭者咸請為歌詩以宣其樂金石鐸鳴至數十篇未已也嗚呼世教之卑久矣設有名能事其親者不過欲甘鮮其口輕煖其體而親之于其子也亦鮮有外是而歡者焉此豈惟墳之善養若公者真可謂嗜好不流于俗知所恬陶其神情者矣番之吳氏世為儒者家至公又蓄德積學不乘時競利寬然為鄉之

長者而墳又慎學夷愉無刻之于人朝夕之事僅之而備而親以安其不謂之父子相樂于道游懷于物者邪存不才亦嘗奉公以詩其辭近有不當公意者故復為之叙云

題葉行叔蒙訓

上饒葉君行叔以其所聞于古所見于今可慕可歎者緝為蒙訓一編凡一百五十條累數千言其用心亦勤哉他日持以示余質而不悞壑而不瀆或謂有可以與袁氏世範並行者

題從晦字說後

余既作從晦字說已大率于義無取他日蒙請更之余素不樂更人字此獨不可以不更宜字以子亭易曰蒙亨以亨行蒙也者無思無為之時也無思為之時則其用也四方八面何所窒礙無所往而不達是則所謂亨也是天則也是中庸之道也由是而能充之長之雖堯舜亦不過如是矣



題余玉卿夫婦墓誌銘後

余弱冠嘗假館余干安樂鄉之李氏時則有臨川泊竹里余生者忘其小字與句讀焉年方十三而敏秀靜敦讀書數過輒成誦習字率整楷可觀余亦屢過其家設酒饌焉每念此生當有成而與處甚不久也既聞其冠而名汝器字玉卿云至正丙戌之秋其鄉人吳勗德潤過余携一生魁然蓋玉卿家孫也德潤為言玉卿娶同邑何氏有三子士良士英士芳皆知尚詩書而玉卿之死且十年奉議大夫倪公銘其墓八孫皆有向慕歲必得佳士而師而何氏益督厲不怠廣新其室踰于玉卿存時今何氏卒其墓也勗寔銘之余取而讀之辭嚴而不溢且有所感焉為吾數別玉卿將五十年而玉卿之子孫如此其盛家事益治于前而吾之衰老無聞猶一日也玉卿蓋少余六歲何為前乎吾而死吾句讀之又何為而讀其夫婦之墓文也且故家喬木

何地無之後之人或以忿爭或以游惰或以奢僻或愚冥軟爛而蕩析離散者比：而是今余氏之子孫獨能保大其家而思欲顯揚其親趨于詩書禮樂之事者又如此其盛亦豈非有其人有其德而造物者因以陰隲之耶此殆未易以常視槩論者也

題張季昌詩文集後

季昌之文瀟然而出如春山雲冷然而清如秋江水為之而不已養之而益盛亦豈有所限量哉更約之使不此簡之使不冗嚴而豐潔而不削則雖古人之作不難到也勉之

題舒氏文質一樂堂詩并序

一樂堂者上饒舒君文質作之以奉其雙親以友愛其昆弟者也孟子曰天下有三樂吾常謂三樂有在天者有在我者有在天與我者何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在天者也仰不愧俯不忤此在我者也得英才而教育之此固在我而亦在天仲尼大



聖猶有過其門不入其室况他人乎是故君子先求其在我者  
而已矣今君造物既與一樂更進而至于二樂三樂孰以禦敬  
賦一絕以相勉云

綵衣堂下紫荆花百尺清潭見白沙更有絃歌消晝永始知

三樂備君家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雜文

新田黃氏示兒詩後

故宋提刑謝公夫人存姑也初公軍敗走七閩夫人與子俱繫  
械今集慶府獄既久府主某者出而謂之曰聞若夫謝提刑死  
矣若縱免將安歸吾方鰥收若于中饋可乎夫人對曰俘囚非  
前校不敢以見王公况婦人苟有適必告其屬今在獄無所于  
告亦宜以語其子也某曰善歸獄即經死後十餘年而謝公始  
卒公言語文字甚多獨未見其有及此者豈存筆生晚後耳目  
隘且淺耶方將徧求公遺文使已有其言足昭于來世則已苟  
無將謂之名播紳先生以表之若之何遂沒之也臨川吳綬能  
手書其叔祖母黃氏夫人教子詩三十韻讀之情藹然氣凜  
凜然蓋夫人三十而寡古今有操行有文章雖學士大夫鮮能



兼而夫人皆有之宜乎故翰林學士吳公前奎章學士虞公贊之詞詳且盛也今綬又將持以走京師庶幾乎盡聞于達官貴人夫綬能如是則存之所以為謝氏姑者亦甚乎其不敏也

題章氏族譜後

族之有譜尚矣昔人所以序其義者詳且重矣尚何言然俗之不長厚日益甚姑舉其淺者近者言之源分派別歷年久賤貧貴富之不齊夫賤貧貴富者勢也而昭穆雖百世不可絕者義也古之人見義而不見勢後之人或反是蓋垂旌列祭之門垢衣弊冠者自遠也華門圭竇之家導前擁後者自來也是故有不期于盈而自盈有不期于餒而自餒親遠則疏則離亦其勢然也故譜存則義或存譜亡則義從而亡矣何則使賤貧者而閱諸譜曰吾與某同幾世祖也某雖富貴若此庸肯塗人我乎或以告詔其子若孫貴富者而閱諸譜亦曰某與吾

同幾世祖也某雖貧賤若此吾庸可塗人之乎亦或以告詔其子若孫夫如是則盈之與餒自不生于其心自不生于其心則雖遠而不疏嗚呼義固不昏在于譜也而譜亦未必無補于義也今章君修其家譜而吾獨為此區區之言何也固不敢誣若世之人皆如吾言也亦豈可謂世之人皆不如吾言也

題李宗老所藏諸名公翰墨

宋之季清溪觀王鍊師與明以能詩登尚書湯公之門公與之論詩凡徃復翰墨累幅及與一時縉紳聞人交所贈詩又累幅其山中人李宗老收藏具在他日余獲一觀之不唯少窺先修之風致而王君之才之美又盡得于群公稱道之餘世固有士大夫其勲名其著述昭乎天下捐館不旋踵而後人不能存其手澤者有焉與明蓋游乎方之外沒且百年其山中之人猶能寶愛其平昔所得于人者若是亦可謂薰陶潤澤遠矣



書吳仁叔墓銘後

余聞臨川萬君廷貴好義君子人也其里人吳仁叔業醫年九十而卒有義行其子道安不能周知而廷貴能言之由是而得孔君元用銘其墓余他日讀之而嘆曰其恤孤其犯厲而收死而猶若是其情于疾病者為何如宜乎天與之年人感其恩而冒其姓氏孔君之銘豈虛乎哉

吳氏示兒詩跋

余素慕金谿吳氏之盛其里居有曰吳塘曰吉原曰新田歲正月二日必集行長幼禮焉率不下五六百人自旦至于日昃乃畢蓋三百餘年于此矣他日謂大之子以善將遊京師謂大示之以詩始也告之以歷履艱難之實終也戒之以俯仰進退之節其弟五人者亦各有詩其族又皆有詩眷保愛者警勉何其藹然也亦豈非禮義薰陶之遠之所致也乎然則吾之所以

慕夫吳者又將不止于前所云之為而已也

代吳判院題其子權厝誌後

嗚呼善雖為是文也其四月己酉乃不克權厝蒙秋九月善之京師明年為至元己卯將以十有一月甲申遂葬蒙而善復以八月癸丑死京師嗚呼善之文蓋悲

四而哭蒙也今

未再期而并善哭為死而有知又何如而為予悲耶徒年于人世何為也然則善之文其骨肉者其絕筆于是歟雖曰誌其權厝而其辭備吾弗思不之刻矣

跋忠節先生墓碣後

人言宋之亡由儒以弱固也然三百年間詩書禮樂之所漸磨一夫一婦見于窮山絕谷者如此其亦詎可少哉其亦詎可少哉為此文者胡不假之年以黼黻當世之美斯又重可惜也

送胡伯廣遊豫章



臨川胡伯廣將遊豫章以其有親故從事府中必推情以長益其所未能維時春和相與之際登帝子之高閣訪儒子之故宅求旌陽之遺烈泛舟東湖之上杖屨于西山南浦之間伯廣方銳意于詩必皆有佳句紀之矧豫章大江之西之都會也縉紳先生如林其所觀感者必甚盛他日之歸必皆足以起予者也教賦一絕從吏云

詩書不可負平生執簡費糧豈俗情賴有東風滿楊柳一帆直送豫章城

題愛敬堂卷子後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于余曰愛而弗敬是藝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藝之則不尊不尊非孝也憚之則不親不親亦非孝也今君盡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也乎

與太朴前帖 附楮尾

賤疾之餘目昏且倦不及親布首告情亮化金之事天地間奇偉有實而不可不傳無其實不可誣吾輩立志當闕千載尊兄索記區區導從皆義也更幸精考郡縣之志前輩文字夫豈無傳至懇至懇

送虛室沈典歸杭辭

西風不解留人住還只解送人歸去愁絕錦江上路斷樵哀草遠山紅樹更著瀟瀟雨晴簾三見秋花吐獨伴鳴琴賦佳句萬里馬蹄今不駐閣閣蕭索江山樵悴總是思君處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書簡類

上陳先生書二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靜明尊先生座上存生三十有三  
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獵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遺天人者  
果何為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  
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為大儒由是慨然于天文地理醫  
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  
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  
囂然而居取譏于鄉里召怒于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舒  
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  
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舉未屑也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  
何為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



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于三于  
四于五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暮忘之也既而共休宿  
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言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  
人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  
泣然終恥下于人徘徊而躊躇壬子之夏始期衍登先生之門  
亟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祝蕃適來始相識也蕃  
與衍反覆而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為徃古聖賢答問  
告教之際豈嘗如此哉徒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先  
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知所致力而  
信且喜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而存也細夫薄習也亦何幸與於茲焉而信有咲其愚者有譏  
其恠者有慮其繆自貶損將露弃于常所推從者有疑其論為  
拘迂而不任茲世之務者嗚呼此豈其人之過耶勢則然尔亦

焉有少易其心以求其故者乎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  
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紐鍵術教者謂之適用分章  
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先舜  
吾君先舜吾民者亦焉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  
之乘牛之服犬守而猫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  
不捕者則皆知弃之弗畜之矣然亦有千萬中無一二者焉人  
而失其所以為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曾歎之弗若也不  
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亦豈容私之哉存雖不才亦豈苟私于先生者哉使道而可  
私也則未必謂之道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  
之時去成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于人窮之奔走雖門徒  
或謂之至昆弟不踰其意而况于今茲者乎敬惟陸子本心



之學光紹于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贊述之夫豈現規然于繩飾訓註之末以增人昏蝕牢人陷穿者耶今先生又特立于波瀾顛倒之餘扶植于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為不為人所不為之人之所非不苟非也人之所是不苟是也其推而教也譬諸草木春以萌之夏以榮之秋以實之冬以歸之無小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雖願學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使存也而遂自棄焉則將何以道其責于天地之間哉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父母生之而劬勞者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焉惟先生終惠之干冒尊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存不才獲師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

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于此哉而俗中且斷然訕譏未已俗中之斷然訕譏未已者唯知較乎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裸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學也者一聽于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且易曰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逮于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慙心焉烏乎吾心之靈本無限礙本無翳滓本無拘繫本無浪流其有不然者已私賦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于先覺而覺為後知者必有待于先知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適于正于天地鬼神何慚于古往聖賢何慚于先祖父母何慚于子孫後裔何慚于吾君吾民何慚于後世學者何慚存敬誦不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慙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



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此何耶是故衮冕車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為其富也啜粥飲水有不足為其賤且貧也鼎鉞不足為其威也死絕不足為其變也夫豈強為之哉理則然耳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不絕如綫者賴遺經存焉耳而經之義蕪于訓詁近世尤盛幼而誦習其說比讀純菴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易簡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也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之有不細者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墜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者謹獻書以聞惟先生終惠之教之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與吳養浩論春秋書

比得報書喻以春秋之義良佩不鄙之盛心僕切有疑焉若以為孔子修削未了之書則聖人決不為此以惑後世且孔子七十餘歲而沒若乃顏子之天其不卒于事容或有之曾子傳道于夫子者也臨終之際一箒未易猶不自安况夫子修春秋正王道以為百世法也不以功掩過不以惡沒美嗚呼聖人豈得已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昧于義恬不知恠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當詩之未亡也行之是者美之行之非者刺之蓋王者之迹未熄人猶知義美刺得所故也吾嘗以為夫子筆削之際必流涕歎息不知其幾而吾子乃以為未了之書何也且愚聞之聽其事之迹者常人之見也原其事之心者聖人之明也故聖人誅心而不誅迹常人指迹而不求其心書曰昔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刑罰世輕世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原心之義也弑晉君者穿也而當之盾者何穿其從子弟也



從子弟而弑君豈非盾之謀耶縱非其謀亦必有執于其心嘗于其志故敢安而為之也是則盾之弑也或曰君之不君國人皆願弑之而何其獨以盾也曰彼執國柄者也此蓋盾避惡之計耳惡不可避聖人之聰明也豈不曰弑非我手亡則免惡雖非其手寔其心縱非其心討賊其任也不討賊是幸之也執國柄而幸之是則首惡者也弑鄭公者宋而當之歸生者何欲弑君而謀之我殺之義也縱力不能殺奔告于君而殺之亦義也告于君則不成弑不告于君則成弑之權豈不在我也哉雍姬一婦人耳猶能權父與夫之重輕况國之卿大夫乎許世子弑其君亦豈誠弑哉而聖人當之不怒蓋有弑之道焉嘗藥于途之人猶不可而况于君父子是不嚴其君不受其父而後嘗之藥也不嚴其君不受其父而加之惡其誰曰不然宋督亢殺孔父而弑閔公君子以為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故書曰弑

其君及其大夫此皆春秋之微旨也故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有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有弑父之名春秋原心定罪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所以明為人臣為人子之大義所以明為人子之大分垂教戒于無窮也為人臣而不忠為人子而不孝稍起于意慮之微則蒙世顯戮矣此所謂天討有罪者也後人讀者但當據經而精其褒貶不當任智而過為之紛也且聖人之褒貶天下之達道古今之通義達其道通其義無所疑也無不識也苟聖人以私意而為之則亦何惧于當世何法于後來哉

上李明通先生書

士固有鬱出于千載之下而其志行乃或慨然于千載之上之為者何哉豈非以其氣類之所感續自然之理耶然而賢者則或之許而不肖者至相聚而譏非之而求其許之者于譏非之



中百千不二得也存生三十有六年矣其行己其文辭雖不敢  
自負于先達要亦未後于終。紘。者流舉天下之富貴貧賤  
上而公卿大夫士下而奔走寒餓以至顛委溝壑一無所于動  
而克舜湯文周孔之道經之為天地華之為三辰流之為江河  
未嘗不欣焉慕之質。焉而望之夫其志行如此而鄉邦之老  
僅在三二百里間學博而聞多不之歸而弗恥惡在其為志行  
也然而自眩以求乎人之知宜見絕于有道之士而思之再至  
則又以為未盡然夫與隘之室戶牖不啓則日月之光弗有終  
亦冥焉而已矣存之固陋與隘之室也先生日月也餘光豈惜  
于存者哉謹猷嘗所著雜文十篇存之志行往。而在辱一許  
而振之俾無惑乎譏非者之口是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與友人書

古今天下有志于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為標的有志于事業者

孰不以伊周為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為伊周之事業者然  
孔門之學則拳。在于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遑求放心而已  
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克舜其  
君克舜其民為己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于有一德也又有若  
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嘗動威以彰其功此豈  
小才小智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  
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為蠶之初六  
幹父之蠶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為吏道之弊瀆而戮政  
思四海九州之廣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  
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于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為之  
儒者亦豈可不感。君相之盛心而以伊周孔孟自矜式哉使  
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則自為申韓可  
也自為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為進取之資耳



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為二矣亦豈繼  
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  
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  
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弊而儒亦有儒之偽者矣若以孔  
門之學專在于言語之間則何以有予欲無言之說專在于文  
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為見正  
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途邪說蜂起而已又不得  
其位以行其志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垂之萬世皆所以明  
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而亦欲正人心  
以承三聖取好辨之譏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為乎  
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  
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  
至若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

後其末既得其本則于其末也若目之有綱衣之有領振而舉  
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  
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効學問之實政將  
所以臨民涖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  
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  
次序耳今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  
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  
于後世天下者也况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偽多端奸詭百  
出殉私而不殉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于斯世  
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  
幸而獲選弱者為群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强者為  
驕為亢為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為納  
履為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



喪志其故在于學非其所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仕也姑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感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于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為患者哉烏乎其表直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為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為有司所取為朝廷所用宜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為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于古而不肯自甘

于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于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于世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于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于資稟之厚行之于鞿韉之間恢恢乎有餘力者矣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于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以為吾黨有志者告耳

與吳順翁 甲午季夏書

再拜申記稟違莫不幾廿年茲遇明善于臨川之涿塘首詢為况甚適盜賊雖縱橫如此而故家喬木倡義捍禦文物禮樂無



志如昔為之欣喜者累日區：先拙陷在巢窟幾死者數四復以疾病飢饉殆無子遺此來方得脫身就舍于仙郡大山之間雖旦夕得以安坐奠枕而空囊懸磬殊狼狽耳不肖平生謬作近方收拾又復一空先公行狀幸賜抄示不宣

與程自觀

春初勿：別去以為伯儀乃祖抱疾僕且道病每念之殊不滿也繼聞開講家山况疾宜適用以欣愜時萬來敬審不殊所聞益慰沃也區：自去秋病餘畏寒暑如虎雖市邑半年間才兩出耳何時簪盍以究欲言伏楮馳情不宣

復張仲舉

久不承動靜政馳仰中陳則虛歸自京師伏領教翰敬審遠况安適用以自慰士君子負高才遭盛時位在史館秉天下後世褒貶之筆明道達義當如是也來教中諭及胡氏書即以示之

渠回言當如尊命在則虛行時附納也區：衰老為學雖粗知鄉方而力量薄弱不能成章無足為知己道者向嘗以平生謬文求去取可否于左右猥蒙允許但素

復李孟圭

自曩年別後雖缺于書問而北來者亦未嘗不詢遠况之適比者重承手筆深佩記存且辱巾羅之惠願何以得此于左右令弟共學今三載有空析燹猶僕：百里兀：窮年亦多見其有志而此則初無啓迪之實甚以為愧也相望萬里晤語未由千萬自愛自勉以需光寵不宣

與陳則虛

日者大齋盛事區：畧不能効驅策甚以為愧乃蒙分供及此村塢感佩何言且審報齋甚嚴足見禮敬之實聞已開素乃愿借榻一宵傾倒平昔兼此十年契濶歲莫叢脞竟尔未能微殷



薄酒少寓寸誠干冒清高尚需晤首不宣

與薛玄卿

彭起南之便嘗奉狀想必徹比仲元答東中又領意雅一則業已成文大槩如窮人還債移東補西聚合甚艱難也二則元獻生于沙河恐所傳欠稽考遠足造物論尔兼吾輩妄作譏笑所歸今謾寫去恐不可用看適覆瓿糊餅乃其宜也起南索老堂銘就附左右轉與之清寧齋亦有教語分而言之清寧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却在自己子苟不信有如溪水并發一咲不宣

自雲車宿留湖東西名山水間願此塵垢隔絕遠甚無由一奉起居比審已回仙隱燕處清寧眺望瓊林益可想而不可即矣世俗况候之語何足以聞區區衰老無似近復于居旁營救椽為終焉之計時有朋友過從以自遣舍此無足為左右道者新

作必多還可示教一二以警昏惰至望至望清晤末由臨楮拳拳不宣

答吳謂大

頓首再拜奉狀謂大翰學尊契兄閣下即君六人僕及識其三皆疊氣趣不凡人之言曰有是父蓋生是子孰謂僕與公未嘗承顏接辭哉辱書稱道適情慙慙無地春中賤跡偶道過涿塘駱匠能言幼即變故不勝驚嘆信筆一詩悲之政擬修書申慰因循未能墓銘下逮益重悽惻輒去教語第恐不足以不朽之也并惟父子天性所鍾傷悼不已公亦六十翁矣禮有節文情有抑制况孫在膝下長而教之雖死猶不死也相去差遠無由面禱葬期又未能助執紼萬造亮恕不宣

答吳以蘭

以蘭學士尊右甲申之春公有哭子之戚嘗修書申慰并謝不



敏迺後日汨塵下非惟不能走謁賓墀一爰承起居者亦復缺  
然如鄉往何自任相通首詢尊履已用慰浣又拜好墨何喜如  
之暮年多故誠不可堪君子大觀當有以自遣也區區春前二  
日忽感眩冒之證床榻屋宇皆若旋轉調治月餘方得少安因  
過舊廬路滑僵仆遂于左手腕骨傷筋殆非偶然惟有甘之如  
飴耳即君反壤有期文辭下諉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發一笑以  
慰其幽乃翁事也何以微蕪穢之言于鄙賤之口強承嚴命第  
恐不足以為之輕重徒負盛意耳嗣狀有涯不敢縷縷雲山蒼  
然百里而近老病日侵惟執瞻企茵鼎几杖尚惟自愛不宣

答危霞邊書

其江東之鄙人不齒于鄉黨蓋初無所長執事過聽輕信汎愛  
遠賜教墨稱許過情非所敢當徒泚其頰處悔之扁出于名縉  
紳記其本末亦必合請之當世尊顯而諉之盲人無乃計之左

也兩年之間不敢下筆而吳生督促不已自揆既不能力辭于  
其始因循至此時更無以塞白藉手是大得罪也不免綴葺其  
淺陋蕪穢之辭少謝盛意過目之餘覆瓿可也良晤未涯臨楮  
惓惓不宣

復陳永仲

惟是前秋祠下之行不及再謁賓墀者實以昏黑而主從扣門  
殊可愧也有孤好客之盛心迄今慚悚外甥往來時詢履用勝  
裕合堂均慶用以自慰久旱得雨想同此喜也區區春半僵仆  
傷手今六閱月而酸痛軟弱如初殆亦血氣衰憊使然外此無  
足為知己道者中昨特蒙賜翰仰見古道緣之所在雖造物者  
不能以違異必待得其肯綮而後游刃焉此世俗固必之見也  
達人君子宜不其然且交游之誼亦豈後親戚之學縱不偶于  
此時又安知其不偶于他日也一嚮不及修復者蓋欲俟其天



之自定耳稽遲之罪万告尊怒二令第不及枚致起居總干尊  
照不宣

慰李克賢

比者不意令兄都巡宰公竟以微疾遂尔長往可勝痛切疇昔  
辱愛于先公見其頭角嶄然將謂足有負荷中間抱疾之時亦  
嘗少効驅策日冀其安何乃遽至于此屬纊之際非不知聞老  
病日生兼以春初僵仆傷乎今四更醫用藥且六閱月矣而酸  
楚軟弱如故茲聞埋玉有期禮合執紼坐此奔走不前謹首不  
敏尚惟高明特賜寬恕又聞卜宅在令祖母太夫人佳城之側  
與先公相公先堂夫人所藏皆不相遠松楸相望必可以安妥  
之人力疾布此不勝哀痛令姪呱：教育而長大之此又克賢  
之責也仰恃平素不覺僭越總干宗照不宣

慰李仲庸

不意慶門禍故大：翰學偶以微恙遂棄孝養願此末艾雖嘗  
與于扶持之後而識見早不能有疹慚悼而深何時而已竊惟  
賢昆仲純孝由哀罹此大故痛毒奈何又惟丈：克深先世之  
業無所隳缺男室女家皆已及時諸孫誥：夫復何憾今聞宅  
室有期禮當少効驅策并助執紼屬以去秋一病之餘筋力索  
然奔走不前甚負平昔謹此以首不敏伏為孝慈為白凡筵特  
賜恕察下情不勝淒斷不宣

與蔡庭美

稟違蓋十餘年矣雲泥之勢異絕不相知聞或謂從人更在渡  
海或謂已歸宣城者皆不得其的徒重縷縷尔危太朴忽示手  
墨敬審憲幕善還家山暫駐侍奉舅福不勝欣喜區：老病日  
從事農圃無足為知己道欖香之惠何以克當佳客勝友時出  
而共之所以廣故人之貺也未由 簪盞千万自愛以迓續光



寵不宣

復何君壽

不惟不晤語不交書亦期月矣相去無百里而疎闊若是良可歎也允升來辱手畢敬審履况之詳用以慰浣家塾不為方策甚喜甚喜吾堂間既不得時相觀而善宜各勉勵不宣

與站提領

一向不及修謁霜寒每審宦况清佳用以自慰日外過蒙嘉魚之惠禮出倒置何以常克歲事云莫無以表芹薄禮專人馳獻幸賜笑納開正專容走慶以謝不宣

復姜尚敏

稍久不相聞伯襄來得手翰審從師為學不替有加何喜如之惠示佳賦讀之再四不釋手如此優贍之才充而廣之何所不達僭越一二語見抄本後未間于万自勉以卒賢業不宣

與柴婿用賓

近人回嘗草：修復其言想蒙來取年來百事艱難吾曹竊不可有毫髮妄念凡百循常為是秋氣日清侍奉之餘效學相長有足樂者早稻收成晚稻皆實雜種亦往有之有司無橫政家下無疾病更欲何求娛親讀書教子而已矣羅老來言貴體皆全無事將息勝常是皆可喜者早晚撥置相過一番亦好未必若是多事絕不可動脚也侍旁多：教意不宣

通宗師書

某不奉書雖久而南北行者無虛月故每于搢紳晤言之際稔承尊侯之康且裕親戚趙文度去秋歸自京師新春相過能言童顏鶴髮精神照人平生于畫圖中所見古仙殆不是過用以深自慰也此者不意高弟毛舒薛三真人相繼仙遊長才盛德皆冠裳中千一之選孰不為之嘆惜大宗師高識遠度徹諸幻



妄固未必深芥蒂者然失此疏附于朝夕况傳芳繼武寧不盡  
然于中乎瞻望萬里無由躬致慰誠重此以首不敏伏惟道慈  
特賜怒鑒

復王用亨

去冬山胡之歸伏領遠帖且承青錦之惠顧何以得此于左右  
元與山胡約去時當附書申謝及其行覺甚速不及知聞以故  
墮在臯緩賴久要不督過也鄉間自春及夏風雨無虛日江漲  
地濕深為堂上憂幸此際已晴而壽康如昨皆萬里孝誠所致  
且推恩將下此又出于平日積善之餘也鄉黨之末其何喜之  
如比者不審後用何似每用懷系伯衡官况想佳去時嘗以舍  
姪目疾累其同舟陽：不安而瓊玉行時附一書相累却是與  
之丁寧無所覬望而後敢發吾輩中多能責人不是不免深相  
惱為可愧耳聞吾幼理近來進德勤業可喜之甚可謂能自拔

自勉者矣想亦時：到上宮語次幸致下意晤語未涯臨書悵  
悵餘惟保蓄不宣

通宗師吳開

秋清伊迤河漢遠不可親徒重瞻望前昨一書附崇文不知曾  
上徹玄覽否也此者法疾何似瀛洲風日所不到吐納之餘佳  
句必時有也恨不得即傳誦以洗此塵垢也區：之學雖粗知  
端緒而惰弱以老不成章無足為大宗師道茲因親戚湯仲貽  
之便謹承動靜謬文數首抄呈求教雖辭旨膚淺不足以塵書  
目亦聊見其志之所在耳仲貽為東澗諸從孫文獻之餘頗能  
自立良為可尚今以謁銓走京師豈可不拜達尊于床下非有  
毫髮出分之望辱與其進特以先世鄉黨之故而于播紳晤語  
之次賜一品題之重則感戴萬：矣大宗師桃李寒素徧天下  
亮不靳也故敢介之以前干冒清崇恐悚之至不備



復太朴危檢討

去秋承潤陂所惠書從審驛道光華宦况宜裕隨即修復付士則昆仲尋便呈謝却不知徹省覽否也不審何時回及都下在局想能承事長官編述有緒褒貶有道士君子負卓犖之才遭盛名之世既登仕板其崇卑則有命其効用則有方隨分觀察亦不可虛度區區相別以來哀先日駸願為學雖粗知端緒而汨沒應酬之中無到決之力無純一之功為可愧耳舍姪玉振侍其舅氏來京師首俾伏謁行幕以聽警教不識能時來親炙否乎不肖教篇謬文甚欲求去取于仲舉蓋平生深相知者而未嘗由橐近方收拾得六七篇合繕寫以呈先來昏倦未能或舊有在左右抄錄冊子上者且據見在求教可否批示其自在後有子弟中能書者續當抄去別後文字也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書簡類

復通宗師吳開

春夏凡兩拜書想皆上徹秋已及半尊侯若何山川萬里實深馳仰茲恃平昔輒有稟悃大宗師身在京國近日月之光者踰五十年朝廷之尊崇錫賚教門之榮盛父母兄弟子姪之光顯播紳士天文辭之褒美高碑大碣照耀山谷長篇短歌布滿海內者無不有矣矧大宗師量踰江海從諫如流教君愛親提掖林谷寒微之士不遺餘力視貨賄如土芥天下所共聞也獨于耆耄未聞請鑑湖返故栖者何哉豈不曰教門之重難以輕畀古今天下之事因其時隨其人而已耳若欲盡如已志人豈皆百歲哉苟有百歲所遭之境逆順必不齊也亦何必以有限之身心而為無窮之憂慮哉知足不辱老子之言古之君子有



舉讎者而後世寔稱美之蓋但欲得其人耳或恩或怨于我何  
有大學曰之其所好惡而辟焉言不得其心之正也大宗師舉  
錯進退當上師古聖賢下為天下後世衣褐之則豈必較區  
得失勝負于一室之內一時之頃哉歲晚末路最要力量平生  
心事于此乎見他日修本朝國史方外之傳丘馬已後便及開  
府大宗師本教事業謹言正論典刑翰墨必合牽聯得書豈不  
榮哉苟或毫髮指議則為自負平生甚矣古人似不必多道私  
意牢同者往以不達時宜為解竊以今丞相脫公言之得  
堯舜之君如彼其專秉天下之事如彼其重其年齒如彼其盛  
而一旦毅然謝退萬世當以賢宰相稱之彼生于朝北者而猶  
若是吾人以詩書為事又且游方之外胡為獨不然哉區下  
邑之賤士願不足齒于鄉里其于四方何所知聞其于尊顯何  
敢輕議獨以辱誤知者四十餘年不有一言片語以助聰明之

萬一則于平昔安所取哉曾子易簣之善蓋得于執燭之童  
子以大宗師純誠之德去曾子固不遠此雖早陋亦豈敢盡後  
于童子哉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惟大宗師益克江海  
之量以義制事一辭而退使玄風之高比于雲漢玄風之重過  
于山嶽則天下冠褐幸甚幸甚于冒清崇恐悚之至旬不備

### 慰春谷長老

相別甚久可勝馳仰昨審上方變故而祿及之每欲躬造以盡  
慰誠願此塵垢汨沒日復一日遂尔因循甚是慚悚中間立志  
遠傳道雅命來索疏語率然綴緝不識能令意雅可以指出西  
方有少資助否萬形有弊亦定數也且宜以幻妄自照未免叔  
健從新勞心勞力者不一而足耳輒此以代面陳伏惟高明特  
賜恕察清眾不及一二總于慈照不宣健常作建

### 慰逢自牧



比者不意次郎君高士偶以微疾奄然仙化一節收獲無人往  
來一溪之隔遂若千里日因家弟自方山回方有知聞不勝悲  
創前昨便道偶及門墻蓋長即君位有設悅之喜不及舉哀  
因循失禮何能自文竊惟次郎君血氣消耗自去春夏實甚  
憂之嘗痛勉其且拋書息念加意調攝以備完復柰言輕不足取  
信遽此變實可傷悼敬惟賢夫婦養育至情其何以堪修短蓋  
有定數千万寬抑以理自遣勿過戚不及面致區區謹此以  
首万一伏惟眷慈特賜寬恕不宣

慰余仲元

日辱手帖修復甚草亮不督過季衍俊茂而止于是甚可惜  
耳其才足用而德亦甚良左右又失一疏附柰何下利而謔  
語以手自循衣領忽不語皆非佳證殆亦命遣也區區哀老弗  
克相與扶持又不能面致慰言今聞出殯又不能助執紼皆可

愧者幸照恕其不逮諸需晤首不宣

與蔡敬初及鍾伯儀

春初相別後一向無從知動履每以為念時萬來首詢令祖壽  
康不勝其喜且審二潭弟尊幼皆萬福蓋足慰浣二君子既有  
室家盡心幹盡是即學也以其餘力親師求友廢不偏廢耳積  
畢新涼能一相過否乎因便布此惟自勉不宣

復吾尊光

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過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跋望  
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畢敬審初寒履用勝裕用以自  
慰吾曹隨時守分筆瓢陋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為之區區之見  
自覺益親切但汨沒于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濶疎如許深自恐  
缺記文愚見所到具別楊謬語徒汗玉楮拜領厚餉皇汗而已  
紙尾所喻謹在下懷不可以為定擬有機即合可也勿修復



不宣

尚敏來復辱教翰敬審春氣向和履用曼福慰浣以之清滄無  
音耗但聞李載翁之子在廣西有家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  
郡催糧審如是則官况已安適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證畏出  
且飲日前畧過碣石即歸矣車從旦晚過洪都千萬賜頌以請  
警策不宣

慰艾孟質

不意慶門變故丈：學士偶以微疾遽棄娛養教惟慈孝由衷  
哀痛奈何去冬曾過仙里荷丈：款留論及調攝亦嘗僭越供  
方何擬至此實深傷悼不能已矣義合匍匐往弔偶于近日過  
舊居路滑有失遂于左手腕骨傷筋老來氣血衰憊未能卒愈  
坐此失禮慚負幽明万罪：伏惟孝慈特賜恕亮賢昆仲不  
及一：奉狀總干台照不宣

慰君德

不意尊師玄卿真人偶疾偏末遂以不起聞訃不勝淒楚追  
客夏初感之際與在菓餌調護之末日望其可何擬至此教惟  
玄卿真人高風雅度聞于中朝搢紳之間長歌大篇贈灸于海  
內士大夫之口酒鑪茶灶來四方之賓客者皆非一日矣使耆  
而艾更從容于人間世數十年良不為多竊想授受之義何以  
克堪所幸造詣高明洞燭幻妄無所芥蒂某托交非薄老病不  
能匍匐有負幽冥且審冠劍將藏望此以首不敏尚賴告白几  
筵特賜寬恕曠谷真人幻菴南陽襲常諸位真人不及一：  
專書申慰總干道照不宣

與教諭王彥良

新年未能致道長之慶者蓋以前月初四忽得頭目旋運之證  
每勞常作倒仆之勢藉尊庇服藥皆向安昨日荷士則昆仲相



過不免快意中過飲數杯似有再作之意大槩疑是疾飲使然  
由是失禮于左右已深慚悚茲承公牒該為上丁釋奠在即  
義令隨班觀禮坐此不能前也仰負盛意恐久無地謹復將命  
悉需良晤首謝不宣

與劉彥基

未能躬造山樓以謝枉顧之辱竊聞行李將赴秦淮又不能走  
錢慚悚之至皆以新年忽感眩疾故也幸照恕清江紙四百番  
聊奉翰墨之餘沿途千萬自愛領袖名山惟大公至正以光玄  
學幸甚不宣

復姜士明

久缺晤語每用馳情比者即君相顧敬審履用万福復承手墨  
春風句和君子順時燕室實深慰浣甚欲一造楚塘新迂前月  
忽得疾眩之証應酌稍多飲食失節則即有舉發之意兼積雨

東風透潦皆所畏者坐是未能動脚耳即君趨向甚佳願此貧  
賤之夫且先退未能有所長助也未間徒用拳不宣

又復危太朴書

夏中承三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寔地且得  
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文甚感介念劉仲儼  
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聲自視其中無足  
齒于人者比蒙不鄙遠賜臨顧已

嘿荐塵惠帖猶見高朋

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  
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否乎非精誠不能辨非  
強力不能行何時簪盍以究欲言孝女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  
一節更宜考及葛祐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  
君靜仲儼未識面不奉書會問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



進高明不宣

答吾君錫

某生髮未燥時已聞有縉紳之家在比郡佳山水之會而詩書禮樂之習少長揖讓之風蓋自昔矣既而又聞從大父在故宋末與先世有場屋之好夫如是誼固在通家之後甚願一望門墻而汨沒塵土齒豁髮白卒莫之遂去歲夏中忽一客頽而清揚過樊廬者揖而問之乃即君之季一見若舊與處從審養高幽勝尊曼福其何喜如之惜此鄙淺無以相啓徒負其紀暑遠來之勤政深愧悚而雲翰飛墜詞氣謙降錢塘之名筆吳興之妙墨襟然而偕自惟窮鄉下邑之踪孤陋寡聞之輩其與識不及于門著其姓名不齒于州里獨何以拜貺于先生長者如此其盛哉偶以俗冗不及隨時脩復皇恐之深諒高明必不督過簡文字說荒拙可愧逆目之餘覆瓿可也

與吳簡文

至正甲午閏三月  
避寇臨川大山作

曩歲嘗造門墻辱禮遇甚盛其後先大夫捐館相去差遠無由知聞失禮殊甚徒愧感不已別後盜賊昌熾將謂前代詩禮修積深厚故家喬木必皆無恙揭來臨川大山之間首與名族明善會詢知統池華構一旦灰燼不勝慨嘆區區鄉里遂為寇藪頑忍且三年不去者一以平昔與人無恩怨或者可以相忘二以老病連年誠恐死于道路只得風殮兩宿草根木皮甘之如飴矣不啻近者暴橫愈甚里之死亡十蓋八九故為此來甚非得已而赤手空囊艱糴擇楮遂致大窘雖欲邊吾屠羊不可得已仰恃平昔輒私布之草：于照亮不宣

與張玉文

至正甲午寓  
臨川大山書

曩歲嘗解后于桂氏之館承顏接辭如春之溫別後跼伏無聊之踪自然與用世之偶濟時之英動為參商繼見之難勢則然



耳盜賊猖縱胡于此時遲莫遭之殆自咲其殘喘何為也竊聞  
首倡大義得卒伍心鄉閭按堵復散其所積以贍困乏雖古之  
能事不是過也勤勞昭著爵賞頒賚公私之論其誰曰不宜久  
欲一修賀犢困頓于憂危之中隔絕于往來之便坐是失禮慚  
愧何言區區頑忍棲遲敝廬且三年矣近則暴橫益甚凜乎不  
安只得挈累暫寄臨川大山之間赤手空囊艱糶擇措遂以大  
窮敬惟閣下不唯一鄉之所倚賴斯文之重寔有望焉兵為危  
事夫子所慎臨之以威係之以恩戒厲不怠訓練不弛毋恃敵  
之不我攻當恃其不可攻也瞻望壁壘不能飛越無任拳拳不  
宣咲當作嘆

與危太樸

肅拜具記大樸編修尊契兄去年凡兩奉書其一托王用亨轉  
附天師菴中其二王伯衡便想皆無浮沉吾曹雖在窮山絕谷

間深知仕宦之難也苟要慕古如平日所葺未免取迂致禍苟  
但隨人徇俗則失己負所學故必有時中之道耳所以書未免  
切怛瀆聽也新春永泮官况必佳區區傷手至今未能復常殆  
廢不用矣舍此無足為知己道者祝潯州一向杳然無音所傳  
不一老拙有詩數首就此抄呈近作數篇同到鑑其可否茲因  
張孟循便謹布此未間千萬自愛自勉不宣

答危太樸

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授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  
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在我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  
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乖戾亦  
恐非宜但當竭盡此誠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  
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比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  
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于朝廷哉勸



勉得幾个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哀  
稿之人而每于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謾進此說不審左  
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板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  
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己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  
千万凡百樸寔莫改革寒酸粗衣糲飯莫妄攀附莫強追陪  
徒自取煩惱增通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曲  
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負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  
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聳  
竇絃已定想只求清白布布之家庶婦子不驕奢相安千  
万毫髮不可越分恃愛與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不責怒謬  
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万自愛不宣

通張仲舉

舍姪歸自京師備道動履之適且萬里一身復感疫痢仰拜扶

持之德臨歸又辱贈言之教同一感戴王伯衡歸共審史事畢  
功聖恩陞擢近居玉堂風日不到之地例用贊慶願此衰朽株  
守山谷相望萬里無由面致頌言徒有傾企而已向承賜翰中  
及士則書事即以來緘示之渠云俟則虛行時當拜納也但近  
者其尊人寔寔之後即赴徽學不及相別未知能踐前言否也  
賴士恭早晚必來彼亦葦渠前說必不食也向來欲巨眼為去  
取區區平日數篇謬文以無寫手不能盡錄太朴處有數篇今  
再附去續藁相會千万商確或有可以存示後人者尚數篇不  
然盡以覆瓿可也未聞千万為斯文自重自勉不宣

又與張仲舉

某頃首再拜仲舉編修尊兄閣下久不奉書良深瞻仰中間竊  
嘗使騎暫出錢塘刊書度必有期程不久即還朝也山居深僻  
不逢良便無由承動靜耳春深氣和官况必佳裕玉堂風日所



不到士君子抱經濟之心黼黻太平學與祿位宜俱進矣區區年邁而德不修徒朽林下無足為久要平生道者茲因張率孟循之便輒布此奉起居孟循以草萊之跡妄游京國進退之節學問之際皆賴豈弟有以教誘而獎借之未聞萬告為時自重不宣

通虞學士

比胡士則便嘗草之拜狀且以鄙文上塵書月借易方此自咎其歸也乃蒙高製通許之辭非所敢當警策之意實深感服士恭來又辱齒及禮合躬望復歸少聲萬一之謝屬以春中僵仆傷手骨脫筋縱今八閱月四更醫而酸楚軟弱如故飲食衣服動必資人甚無懼也坐是奔走不前慚悚之至茲因清溪道士程希浩自觀華蓋之便謹承興居且首不敏伏惟尊慈特賜恕察區區之年踰六望七比築一居于竹莊之上去家一里而近

扁之曰侯菴蓋取諸易侯命之意也賦詩三章別楮抄呈其味况蓋如此耳自觀謹息人也嘗延致契齋以啓幼頑趨向甚不卑下乞予進少教誘之恭奉末由萬萬區區自厚以壽斯文不備

與閔仲魯

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畏友兄久不奉書良深馳仰歲裏得元易數字云尊兄有書例蒙齒及何以克當每有秦淮來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藹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又有不足之嘆吾曹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耳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析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家以過日甚無謂也去春僵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己道耳最是西昂大非前日弥遠來遠蕃遠內人及長媳皆相繼變故蕃遠又困于烟瘴久無消息殊可念也不肖有夢之懷之二詩



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尔記得去年曾奉拙字尊兄郡庠既無  
職責而又有子弟何以應門其一舟趨流來願省生死一番亦  
一好事不審雅意然否未間千万自愛不宣

與弋陽監縣

廿四再專人并奉書到董店攀屈則車騎已東上矣不勝馳鄉  
之情竊想錦還侍奉壽福合堂均慶迺蒙不鄙賜以台翰并致  
佳聲祇愛慚悚不可言也十月之別千里而歸以賤疾之故畧  
不能獻一茶其為缺禮未有如此之甚者相度雖不加謹如此  
自愧何輒有薄物聊首不敏時寒晤對未涯万：茵鼎自厚  
以逐續光寵不宣

又與危太樸

比作一書中賀托王用亨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否絃歌乃  
在辟靡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

觀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地矣但信于古道者必不  
合于時宜近于時宜者必或遠于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  
者之言出于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裡  
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能為不能為不能  
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  
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總有一毫私意便不足  
以感人矣唯有一个至誠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患難死生之  
際皆當如此也曹學樂教是三代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  
其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  
用心難與它人言也區：老退交游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  
不覺如此覩縷耳幸恕其僭平生教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  
不甚鄙倍者由示子孫輩况吾太朴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  
輿論者幸示其目庶憑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



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藁或有所収者并幸抄示晤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與薛玄卿

比嘗修謁無所効勞猥蒙延過臨別筵篚之將旅瑣之需願何以得此于左右慚悚而已仲元歸又領手帖敬審尊恙雖未復常亦無加進為之喜躍况雲烟滿幅龍蛇變化復示教高吟益用贊慙達人知命順天能自排遣彼二豎者將烏所騁區區雖鄙庸于此所見頗為不謬復有八字為公獻幸賜聽納順氣壯脾驅風養血千萬不必求速已也氣順則疾自不生脾壯則飲食自美二便宣行以時精神自暢驅風則客邪以漸而散養血則不致偏枯此八字者雖使古人復生亦不以為非僕自信得及故敢為左右言也續聞用朱元善針此公之針得傳當有小快舒真人壙記亦發在崇文方丈雖掛一滴万自當有大書特

書者耳地遠不及時致安問萬告恕察不宣

與王用亨

久不承動靜馳系以之尊公貴恙雖未全復近可以扶掖出生堂上及明樓下此獨可為萬里賀他無足云者比不意嘯碧真人來復法師相繼化去道義之門雖無死生之累然愛敬之情不能不為之傷悼也禮合修書申慰大宗師真人亦以夏秋多疾精神索然從事藥裏以終日殊後時也仲舉編修必時得晤言家姪去時嘗奉片柬今不復作無謂之字千萬致此意也伯行以何日到都舍姪以日昔附舟尾甚足愧悔不審日一行曾有牽聯相累者否伯衡以何日起上此萬里之初步少飲酒當如往聖入太廟每事問則悔吝寡矣僭越幸恕儒書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庶不孤矣更不專狀升沉勢異簪盍未涯伏措惓惓不宣



與玉振姪

相別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眾曾有相累者否老叔甚不自安也中間頗聞暫由弋陽舟不相待得非諸公以目故不相安樂耶此亦人情之常老叔甚不自安也在何處及令母舅以何日到都在何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聞之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早稻過早禱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却好可以無饑鶴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庄亦然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叔今夏甚多病右耳目幾乎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聞河橋卸南二叔：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為教意二舅父不專狀可道上覆不宣

與吳宗師

比承寄示佳章典雅精緻捧誦敬嘆甚欲奉和終不敢以土鼓瓦缶之音妄續闕睢之亂也亮不督過高弟嘯碧真人乘驛而

化遠在名山雖出世之學來往條然而授受之緒先後之勤寧不為之一傷懷耳瞻望萬里參奉末由哀慰此心仰祈照察不備

與逢復亨

不知音問者今又一月餘矣僕曹兩歸自市皆言及見賢父子想只為聽對訟事耳不審此際辨明若何亦曾有折衷之言者否田土戶婚非和不了與其費而爭不若費而買此鄉黨之同論也秋燥如此蕎麥亦不可擬然滿城風雨蓋亦近矣薄禮侑緘為合堂尊幼福履之問幸一笑置之侍次多：上覆不宣

與饒亦雲

前秋便道伏謁尊俎以欵之筐篚以將之豈惟慰浣其積年之傾渴而已也別來容易再期愧感之悰未始少置中間竊聞頗有橫逆相望百里實深馳系君子所履其旋元吉何喜如之春



氣日和動靜宜裕有不暇言區。老來奇蹇一孫五歲而夭其  
况盖如此也他無足為長者道次兒某不自量其篤鈍妄意舉  
業且子白與其進廣東南之美盛德君子事也顧感刻當何如  
瞻奉末由萬告眠食自厚不宣

與楊聞翁

曩承尊顧未遑修謝客冬又拜教翰慚悚不可言開春本謀納  
謁偶感頭目眩運之証遠藉尊范雖已向安或應酬食稍多或  
飲酒稍過時或微見其端兼以積雨東風途潦皆可畏者坐此  
食言停雲泛雪之義胥失之矣惟執事亮之執事以高才博學  
著而成書而謙損過情乃復下教璆琳琅玕羅列几案顧不自  
揣量輒以膚淺之學俄頃之際窺觀安度多見其不知量也執  
事畧不加責開曉告諭層見疊出心則甚盛雖古之君子何以  
加諸銳謀一謝少盡區區而行止非人所能乃如此者苟執事

不以其愚而卒教之幸惠示其副使得潛心紬繹倘有一得別  
當布票否則敬俟錦還之日振此衰憊以請緒餘庶為盡忠于  
左右也 途尚在何日不能攀饒伏楮無任拳拳不宣

賀陳則虛建醮

慈審大開醮事弘濟幽途不唯宮門之盛觀窮鄉下邑之鮮見  
者願此深山野人筋力視聽衰憊久矣不能少効駘策之萬一  
慚悚何言草木之實隨其所有而獻之伏惟高明特賜笑而不  
宣

謝縣尉

比承枉駕田舍村塢中畧不能為車騎少淹慚悚不可言既望  
專去修謝暇亡益重不敏雪寒履用佳否懷仰以之願此歲晏  
四壁之家無多將意瘦鷄薄酒聊表此誠伏惟台慈特賜麾置  
餘容開春晤慶以既不宣



答李耐軒

比者修慶門墻重蒙與潔繼承令壻相過客齋不能款奉良用  
慚忽日昨暫還田舍首披教墨且有腆貺為次令孫春初診視  
之謝一時恐悚無地疾病相扶持古之道也况宗黨乎使其有  
効猶不當有所取受况其淺率窺度不中天淵之殊如水炭之  
異乎此乃講報是愧我也業已祇領有難卷錦徒負芒刺于無  
窮耳兒輩修復不謹輒此少見區區尚容晤盡不宣

答楊顯民

比承仙邑萬兄偕清溪觀張道士相過遙示手帖以去亟不及  
隨時裁謝政此愧悚復沐珎翰敬審佳裕良慰馳系近者直清  
相會之際備詢進學綿密不勝贊嘆思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復  
賦遠游益用欣忭士君子之出處非一己而已也伯友餞語甚  
佳俾僕序之雖蕪穢之辭所不敢新而批康在前良可羞矣歲

晚乍遠千萬凡百自愛自勉以却遠大不備

慰何君壽

某再拜 北堂孺人偶以微疾奄終上壽願相去差遠往來東  
櫛闕疏已久無由知葺允升來出手畢乃審慶門有此變故為  
之悲悼不能自己竊想純孝由衷痛苦奈何義合瓣香之敬屬  
以新春以來衰老多疾齒牙之風腫末已而足瘡之濕潰繼之  
食飲不能隨眾履屐亦所未堪由是奔走不前謹此以首不敏  
伏惟孝慈特賜恕察餘惟節抑強加饘粥以終大事以前顯揚不  
宣

尉汪伯羽

雖別久不敢以契語為孝思瀆首祈情亮不意慶門禍故先文  
翰學偶以微疾遂弃榮養相去差遠聞訃後時不勝驚悼竊惟  
先文以盛年頃逝愴恨固深然賢昆仲壯遊于萬里之外能致



身于功名之途此亦可以含嘆于九原者矣賢昆仲祿未及養  
推痛終天不言可知詎合躬致辨香之敬實以衰光之餘加以  
頻年憂患小疾疾無日無之由是奔走不前謹此以首不敏  
伏惟孝慈特賜恕察令弟教諭遠在遼水還有音問到彼即一  
歸否更不別狀餘惟節哀順變強加饋粥以終大事以前顯揚  
不宣

慰李耐軒

日者不意令孫叔揚學錄微疾長往永棄重闈雖嘗獲與扶持  
之末領此膚淺無術以起之有負平日愛與之盛慚悚何言每  
惟令孫德性有溫良之風趨向無市井之習青年筮仕方有其  
緒而遽至于此不但合堂尊幼為之懊恨凡在鄉黨親契之末  
莫不為深嘆惜也日昨曾去致辨香之敬以時暑不敢起居曾  
煩致意退而思之失禮殊甚耐軒高年如此亦宜自開解也叔

揚雖死幸有三曾孫焉此其一也未病時嘗其欲赴延平倘出  
在二三百里之外或已及其地而遽至此大故則一家之心何  
時而滿足此又不幸中之大幸者矣謹布此首不敏萬告尊慈  
特賜寬恕不宣

慰張主簿

托在一塵而稟違動在半載之上中間襲慶遠歸非不知耆蓋  
以春中因跌傷手骨腕筋縱酸痛軟弱意緒無際皆謂老來血  
氣非百二十日不能安也今更醫者四人已六閱月矣未見平  
復由是于所以事賢大夫之禮者皆廢也比者不意太夫人奄  
終上壽聿訃極為悲傷閣下勞于官府之事舟楫數千里半年  
而後復位刑獄之審又有相惱此情可以想見日外銀荷記臆  
名酒屑面惠及林下感佩盛德慚悚無地董去線香一炷點心  
粗菜為太夫人靈几之獻不敏失禮無以自文万告台慈特賜



寬宥聞雷襲慶時貴証又復舉發一次不審輕重與向時若何  
萬告節哀順變強進饘粥以終大事以前顯揚下情無任拳  
不宣

慰胡士則

比者不意先丈朝奉偶以微疾奄終上壽茲嘗宅地告吉行即  
幽局伏惟賢昆仲純孝由衷父子之親聿隔泉壤痛毒何以自  
堪願先世已來忝在末交情隆義篤禮合與奔走相執緇窺山  
林之勝信体魄之安而屬者偶過舊居路滑僵仆遂于左手腕  
骨傷筋陰雨未解旦夕酸楚殊無憐賴醫者謂血氣衰憊難  
以速愈坐此不能前進上負幽冥何以自文二豚犬又皆假館  
餽口謹遣幼頑多代捧瓣香尚賴告白凡筵特賜寬恕餘惟  
節抑凡附于棺及所以固其塋域有足以宜其後人者必誠必  
信顯揚之道如川方增謹拳：不宣

慰汪仲罕

不意慶門禍故先大夫遽捐館舍地遠初不知奪春首偶邂逅  
次即君子士則昆仲處為之驚愴不能已：伏惟純孝由衷哀  
慟摧毀何以自堪不審比者體力若何敬惟先大夫夙學逢時  
錫命者七文章壽考蘭玉森茁于人間世亦何憾者而解組三  
衢及于娛奉父子至情盡善盡美矣不審襄奉尚在何時曩所  
營者陰陽家無所拘忌否托在末交義踰骨刃千里匍匐此當  
然交春之前偶感眩冒調治稍安復因僵伏遂于左手腕骨傷  
筋青腫軟痛飲食衣服皆資于人是以致走不前仰負幽冥死  
罪：哀詩三章櫬香三上首此不敏敢煩告白凡筵特賜寬  
恕餘惟節抑加餐以終大事以前顯揚令姪季佩賢宰吏不別  
狀總于台照不宣

慰楊顯民



頃首再拜顯民翰學尊畏友兄侍吏別固久不相聳問者亦久  
去年季梅張兄來蒙惠書且拜令叔野碧年兄賜翰其時以此  
兄再造相卿之說是以不及裁謝慚悚之深比審判政孺人棄  
世不識以何疾遽至大故年壽若何地遠不能匍匐奉辦香為  
之愴惻不已竊想執事中年失助猶中流之舟而失楫願此傷  
弓之鳥不免為執事動懷衿佩滿門賓客時至中饋無人宜若  
日不暇給矣為之奈何然執事亦必自有以處此也陽陰家不  
可深泥殯亦不必久擇其稍煖爽之地則即可畢事高見以為  
何如潯州之傳意竟不虛痛心短氣此非一方一曲朋友遊從  
之秘也執事之懷亦不異此區區有夢之懷之哭之之詩重此  
抄呈比及歸櫬執事能一來否能來千万相約于何地相會意  
欲承教或得不外下願則所甚願望也茲因子夔便謹附此首  
不敏万告亮察不宣

文集卷之二十九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簡類

與鄭子夔

掛劍桂林非不知之願此以塵垢度日加以衰老多疾朋友相  
觀往：閱然新涼想臯比燕裕今年從人曾過進賢否官陂水  
北曾有音耗否頗願有所聳也李如心謂將謁門墻因得寓此  
如心坦然可交君子人也雖暫以青囊游無毫髮市井江湖之  
態其所指願在相里者可以知其淺深矣未間千萬為斯文自  
厚不宣

又書

比承教帖有相過之許何以杳然相去雖近頗難問便由是東  
櫝之敬易得而疎蓋伯友之招既不能奉命必合以時裁謝不  
然或以吾為間斯罪過矣苟門墻多牽制亦未有僕輩往來則



此間或得端便徑答書去如何唯命可否

與張孟循

二生來接手帖教悉偶賤跡過下塘再留二生一宿蓋願已見識不明恐相悞願加少詳察耳樂生性急甚不樂之告之曰吾欲治子以實熱也何為少飲水即停中而泄下吾欲治子以虛熱也則子董北何為而有此政在疑貳不決之際而子望我以古之神聖者何耶吾其不能為子役矣方丈信遲一二日奉答董生煎藥則神効蓮心散負藥則無比山藥負他需而布不宣

又書

允叔之歸之日僕適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柬朋友講學且宜以痛改曰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曾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為如何子中想已安區一省得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纔還常住

但不免有斷續之慚尔外附書一封還李如心聳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丈臟腑想全妥帖矣勿

又書

願此衰老時熱不能少盡匍匐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首附渡所曾徹覽否續聞先柩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為此舉未安士逾月而葬喪禮祿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擇家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壠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度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久要不避儲越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為是不宣

與官景文

闊踈殊甚得書欣然且審履茲新和起處均祉益用慰沃因記去秋景春相遇時調從者必由鶴嶺回途可以相顧既而杳然



殊憐也。喻及元敬即君肯來相親，此乃美事。願當庸鄙所願。聳者，素年來哀憊殊甚，百念灰冷，頗務恙息。即無開講之事。前日李堅之遣一孫過，此抄數篇，尺牘或兼旬一日，即歸也。取是別無空閑房舍，可容長兒，辭館督農圃，亦恐不能奉周旋耳。甚孤感，意尚容良晤，以首謝。不宣。

與陳伯柔

肅拜。具記伯柔文學尊契兄相別，經年先堂太孺人弃世之後，久及知聳相望數百里，不能匆匆往哭，嘗奉一書首不敏，亦不記附何人，不知能達省覽否也。前年李如心來，遞手帖，又蒙雙墨之惠，披誦所喻情義，藹然一向，不及修謝，亮不責也。子夔會間審琴書，甚適得賢主人，非特館穀，又日有切磋之樂，賓客遊從之盛，所寓又得重屋，有湖山眺望之興，健羨羨久不及奉柏友書，甚自愧也。茶話之際，幸致早意，車從必常入城，必與陳

仲益相見，聳其先大夫存時能備言疊山夫人李氏當時建康獄中死事區：與陳仲益未及識，不敢冒昧奉書，倘有其說，能記臆或先筆有所紀錄，千萬抄示，至感。蓋夫人乃家姑也，是以敢請外聳伯恭常，感冒此，乃稟氣薄弱，寒氣踈散之藥，不可多進，燥熱剝重之劑，亦不宜輕服治之。當以和平為上，然皆屬外治，其要莫大于寡欲也。雖未識，亦僭獻其一得之愚，千萬相恕，亮也。聳左右多有好文，字有便，幸見教，未間并幸，自勉，自愛。不宣。

答魯文哲

比辱相頌，既以識荆為喜，復以荒涼畧不能款曲從者為愧也。別去容易，旬日人來，復領手單，清秋審履，用佳勝慰浣，莫量令祖德望如此，豈區區所敢擬述，嚴命謹遵，掛一漏萬，徒悚仄耳。二卷子及帖各贊數語，恐不足指出也。尊翁翰學，不敢冒然奉



狀入侍多：上覆不宣

與曾子白

昨兒子率造門墻辱與其進連日且為左右擾來歸復領報帖藥石之惠甚愧悚也此子出于僭妄而其志似亦不可沮况又遇大君子有以鼓舞變化為敢自外自棄第其曰主人必欲尋盟遂不得日夕承教于講下一暴一寒有所不免茲因其請益之便輒此起居春和景明賢主賓賢師友詠歌之餘繼以舞蹈蓋可以想見也未間千萬自愛

答胡伯友

賦質本浮為學不勇內無篤實有守之行外無典雅可傳之文駿：其哀方此自訟而樂道人之善者往：過聽甚自愧也六月廿九日子獲通示手墨捧讀如承晤對足慰平昔之所葺第為謙之義溢美之辭皆不敢當伏謁賓墀寔所素願非唯文獻

之足徵浩然江海之氣必有以洗此固陋者時秋契熾甚且有斗升之獲既直清祝君歸自江夏將為廣西之役約以仲秋之末取道樊里聚辮而行苟忽：其來亟：以去彼此必將皆有介然于懷者矣坐是徂冬北風其涼頽塞向墜戶而慶耳日子道左方直文獲既不能奔走雅命復稽于裁謝雖執事不督其過如此恐悚何歲且晏千萬自勉自愛下情無任拳：不宣

答蔡敬所

薦承教墨慰浣莫量敬所之字出于顯民其義其說合顯民為之而何乃下徵于先退無葺者又恐拂盛意杜撰教語恐不稱雅懷覆瓿可也外承為令弟矜視區：之心于人家佳子弟愛之不啻如己子誼合奔走柰衰老疾病日生雖左近教步亦久不出蓋其勢使然非故作是態以要人也重侍以次千萬為謝不敏片帛匆：不宣



答于仲元

賤手今九閱月而未愈坐是于親朋請謁多廢望日一出滿擬  
晤言而仙騎乃有金盃之後甚恨不得追後塵也蓋與山僧有  
約亦甚久矣想願盼之餘有足樂者區區荒村不免日有不切  
之應酬嘗欲登此山徘徊數日未能也嘉惠忽至宜此哀老感  
荷感荷

又書

積晴忽陰方有冬意手墨劃下醉之以醇釀飽之以甘肥孰謂  
寒谷其春蓋如此哉皆盛德也親友之間苟有可以効使令者  
義之所在而謝言鄭重徒增慚悚而已畧此以復將命悉需時  
言以既

與曾子白

頽汨汨塵垢之下不能以東櫛之末奉起居者踰年半矣瑤花

瓊樹如此向往何歲新春半高堂重席復用之格樂育之盛可  
以想見惟是豚犬不自揣量昨拜講下猥辱耳提面命者無所  
不至感刻有造無窮期也季冬之間膠于叢睦上負盛意甚矣  
茲今撥置復望舄塵得不督過而終惠之幸甚幸甚庭槐已有  
秋意摩厲當在老手此筆以俟頌言不宣

答李仲和

晴雨宜農忽領教帖敬審侍奉勇福合堂安裕其何喜之如名  
謙厚餉復此講謝鄉黨親契苟有可以少効區區者義所當然  
也况足下年方盛壯自天之福如川之增僕何力之有為侍次  
便眷不及一一申謝悉需旦晚良晤以既不宣

與管叔泰

比辱尊頤且拜厚贖第荒涼弗克少淹從者為可愧耳區區賤  
疾依所教荷穎夫遣子携藥相過曲終其情多費藥餌今已一



百一十餘日酸軟痛硬如故殆血氣衰耗使然殊不可曉也中間所喻文字杜撰得教語未知可尊意否董去蒙請呈盤湖諸巨眼恐有未妥當修削之苟無疵類可以指出然後寫正本也悉在裁下時暑餘惟珍調以需殊擢

與高本齋

不晤對不奉書今三年于此矣比車從歸自京師且有榮擢慶候之禮皆以老病廢春中又以僵仆傷手骨腕筋縱今七閱月四更醫而酸楚軟弱如初親友缺典又此之故竊想海量必不責也茲者不意伯氏敬齋提舉遽指館舍手足高義必不能堪大旆亦必暫回主維其中間貴體常小不佳近者家姪便適有小冗不及修問甚是悵悵大抵痔瘡亦必深治深治決多用寒涼則不死于大體有妨也只得不甚害于起處斯可矣余干一僧素有下漏得年七十之上其人善飯遇勞則疾甚逸則廢

幾耳為吾計者但不必自勞其身心可也僭進一得之愚不審高見以為然否承顏或有涯尚而傾倒不宣

與舒易齋

逢氏之聚轉盼半年賤體齒齟未已而目青繼之目青未已而耳疾繼之目幾于眇耳幾于聾今幸廢幾且喜貴足一向無苦中昨以六月初二日赴薛招其四日即離倪市五日抵竹庄適歸者以六日媒者至七日遣訂多姻盟故也由新第路口瞻望碣石悵悵而已高第來索文字甚熟且病無慘又雜應酬豈有情致及此堅不肯去聊將黃葉止兒啼耳并用發一嘆也不宣

與饒元可

前秋獲登君子之堂喬林清池不異疇昔為之嘆喜者累日開名尊叙情話骨肉之義藹然稟道之際又俾挾纊以去感愧迄今未已也春和合堂長幼想萬福區：光來病患存至夏初天



一孫其况味蓋如此昨荷幼即君惠書謂將可以下願延企者  
久之杳然何也想必志在進修月異而歲不同矣茲因次頑執經  
子白講下承動靜并布謝萬一

與饒元凱

前秋率然造于賓階得叙親戚骨肉之情話繼日連宵叨擾蓋  
亦甚矣稟遠之際又辱厚貺愧感以之并別來容易而載春日  
竊想合堂尊幼更福區：光來疾患荐至去夏天一孫才五歲  
其况味蓋如此耳城中相從者必時一入母姑處必安茲因次  
兒執經子白講下謹承動靜并叙謝萬一

代胡與李求婚

某同飲越溪之水而抗塵走俗未嘗一望大君子之後焉輒敢  
以賤姓名通于下執事者靈芝在山燁然之光藹然之氣瞻而  
衰之者蓋久海涵地負何所不容是以無恐初冬薄寒敬惟吉

德具備時措之宜尊候曷福某仰恃尊慈輒有稟悃長孫某才  
質駑下學未知方近者王君某荐相遇議及長院愛玉姻配聳  
之慚悚無地名門衣冠禮樂所由來遠矣矧惟先政宣尉公以  
不世出之大才為國家奉使海上其雄豪之氣足以摺蚩夷其  
剛正之辨足以定岷嶺而稱旨光在史冊長篇短歌復膾炙  
天下後世之口其流風遺澤繼志述事者政未已也願此華門  
圭竇之家亦何敢妄為攀附復自循省前代中興之際某公由  
外入拜右僕射而我祖文定公亦纂修獲遼朝請之後其聲光  
相望而論道經邦之際亦宜甚相歡者也酌之于此則大小  
天淵其何敢啓此齒稽之先世之好則或可以少望後塵之萬  
一也由是不避謹訶而聞之下執事苟辱不鄙而賜之盟則豈  
唯某也得在收錄之餘其自二公而下實嘉賴之敢以為請合  
堂尊眷不敢輒申起居者拜書之始也奔走先後之請願此哀



光其或不任尤所不敢總干尊照

代書

區：忝在姻婭之末而不及一識荆州雖抗塵走俗之踪自取  
疎外而泰山北斗之仰未嘗一日忘也初冬未寒竊想尊履康  
裕仰恃海量輒有稟事寒微不振之家負薪不學之子往者重  
蒙令弟親家俯賜收錄歸寧既久願此貧窶略不能少相問遺  
自知罪矣妻兄宣卿下顧極言荷尊前篤叙夙好作成和氣此  
真盛德事也詳托宣卿面覆尚賴終惠豚犬雖駕下亦豈木石  
不知所感戴哉謹冒昧拜此甚不謹措萬告眷恕不宣備

代書

曩歲家兄未迂竹莊曾蒙尊顧茅齋之中飽挹光霽且聽懸河  
之論足感平生自此汨沒壘坳之間奔走塵埃之中無由一承  
良覲唯有瞻望河漢之光却展雪寒君子有相復用必佳仰恃

尊慈輒有稟悃余于鍾時茂有第三子曰文郎前年曾從其師  
就學于家兄竹莊之上殊疊：可教趨向甚不卑也而未有姻  
盟其不避僭越欲為令愛玉議之願此歲晚未敢造次輒布此  
紙葺于左右尚圖開春專造台庭以既干瀆尊嚴恐悚之甚餘  
為茵鼎加厚以棟斯文

答徐天麟四六

不度衰年復添累事因此絲蘿之附遂成家室之宜豈料眷情  
特頒厚禮羸肩在担益思樊將軍之雄蟻醞浮盃敢效陶先生  
之醉鄭重甚矣感荷以之筵敢言于花燭時最貴于椒盤尚冀  
馳車下臨蝸室

代書

陳永仲姪娶彭以  
書請道士彭大年

禮稱猶子已歌家室之宜古有真人必借光輝之及筵開花燭  
仙降蓬瀛雖無庭實旅百之儀愿聽道德五千之誨燭藏叢尔



鶴馭翩然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外附卷之三十一

外附錄

答書

虞集

集頓首再拜仲公先生文几胡士則携高文見示深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區：早從應酬晚嬰痼疾相望霄壤固其宜也比賜教輒申辨問非敢贊辭實以起學者之體究云耳過蒙謙答何以克當目盲之餘已無讀書之分但荷朋友誦以服繹或令子弟誦而聽之齋居夜長絳燭之賜為助甚沃又以知閣下每欲深補其不足之意感荷感荷俟菴新命直是高古輟復次韻以奉一咲不揆其不足以續貂或有誨言更望徃復亦暮年之一樂也伏措不勝新年之祝小詩戲多：書命尾不罪墨一丸送之學詩學書封一二帛來者以諷孫雅奉狀不宣



